

讓我們談一談Nicolas Sarkozy

講者：邱榮男

摘記：柯雁馨

邱榮男先生是中華民國台灣前外交部次長、駐法國代表，日前應台師大法語中心及歐洲文化與觀光所之邀，就其觀察和自身經歷，引領我們進一步地認識法國現任總統尼古拉·薩柯吉（Nicolas Sarkozy）。

私人檔案

家世背景

尼古拉·薩柯吉（Nicolas Sarkozy）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於巴黎第十七區。其父親保羅·薩柯吉（Paul Sarkozy），原籍匈牙利，二次大戰期間，匈牙利先後被德國納粹黨軍與蘇聯紅軍入侵，尼古拉·薩柯吉的奶奶很擔心自己的孩子被抓去西伯利亞從軍，因此鼓勵保羅逃離匈牙利，而保羅由於小時候曾經在瑞士學過法文，遂決定逃往法國。一九四八年，保羅來到了巴黎，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與相識六個月的Andrée Mallah結婚，由於保羅生性較為風流，兩人於一九六〇年離婚，育有三子，尼古拉·薩柯吉排行第二，並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尼古拉由母親、外公和阿姨帶大，因而在人生道路上的任何成功，母親永遠是他第一個想分享與告知的對象。其於幼年及青少時期做過很多工作，不以為苦，將打工視為拓展人際關係的方式。十七歲即立志從政做總統。大學時期，常邀請有志於政治

的同伴一同開會，在請帖上常註明「將來會做法國總統的薩柯吉」。

感情世界

克拉哈·勒培（Clara Lebé）是薩柯吉於青年時代第一個傾心的對象，其不幸於某年冬天滑雪返家途中因車禍喪生。

與瑪麗·多明尼克·屈莉奧莉（Marie-Dominique Culioli）於一九八二年結婚，他的母親相當喜愛這個媳婦。而後因薩柯吉與塞西莉亞·西嘉內·阿爾貝尼茲（Ccilia Ciganer-Albniz）同居，於一九九六年協議離婚。育有兩子。

塞西莉亞（Ccilia Ciganer-Albniz）是他第二任妻子，兩人於一九九六年十月結婚，二〇〇七年十月離婚，育有一子。

現任妻子卡拉·布妮（Carla Bruni），一九六七年生於義大利杜林（Turin）。兩人於二〇〇八年二月結婚。

大使強調，公眾人物的感情生活往往是外界注目的焦點。然而，如同法文中有一句話「記者的任務止於閨房前」，對法國民眾而言，私人生活並不能作為該人物能力表現之評斷依據。

人格特質

魅力、能力與決策力是邱大使以為薩柯吉所擁有具備成功的特質。此外，薩柯吉具有旺盛的企圖心，擔任市長時就有要做總統之準備。面對群眾，總是願意面對面直接相談，不使用八股生

硬的話語，而是希望其訴求能以平易的方式，打動民心、獲得青睞與肯定。

二〇〇八年，美國時代雜誌將尼古拉·薩柯吉列入風雲人物評選名單之中，以「有決心（determined）、不墨守成規（unorthodox）、精力充沛（energetic）」來形容他。

從政履歷

對尼古拉·薩柯吉來說，政治是必須樣樣靠自己取得的。他以Neuilly-sur-Seine為基地，從基層黨工做起，歷經選舉之洗禮，由下而上達到了今日之成就。

- 1973舉家遷居Neuilly-sur-Seine就讀大學，並決心從政，參加戴高樂主義政黨UDR。
- 1975 在UDR尼斯黨員大會上，初次認識時任總理的席哈克。
- 1976.12席哈克組成共和聯盟RPR，薩柯吉被吸收入黨，負責青年黨員活動工作。
- 1977當選納依（Neuilly）市議員。
- 1983納依（Neuilly）市長阿希爾·佩芮蒂（Achille Peretti）病逝，薩柯吉以二十八歲青年才俊擊敗RPR元老夏爾·帕斯夸（Charles Pasqua），當選市長，連任至2002年。
- 1986當選上塞納（Hauts-de-Seine）省議員，並為副議長。
- 1988席哈克競選總統挫敗，退居專任巴黎市長，招兵買馬，希圖再起，薩柯吉加入席哈克的親信核心團隊與愛德華·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阿朗·朱貝（Alain Juppé）等人每週日下午固定與席哈克會商，研擬進軍愛麗舍宮（Elysée的長期戰

略。1988-1993為薩柯吉從政公私生活最順暢的時期。

- 1988-1993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
- 1990-1993任RPR副秘書長。
- 1993.3-1995.5任預算部長兼政府發言人，深受巴拉杜總理器重。
- 1995.5因大選中，支持席哈克的政敵巴拉杜，席哈克當選總統後，薩柯吉被打入冷宮，回任納依市長，並重操律師工作。（1997-2002為第三次左右共治，由社會黨里歐內爾·喬斯邦（Lionel Jospin）任總理組閣。）
- 1999短暫擔任RPR主席，並當選歐洲議會議員。
- 2002.2席哈克籌組右派大聯盟UMP。
- 2002.5席哈克在艱困情況下，當選連任總統，薩柯吉成為UMP最受歡迎的政治明星。
- 2002.5-2004.3任內政部長。
- 2004.3-11任財政暨經濟國務部長。
- 2004.11獲85%選票當選UMP黨魁。
- 2004-2007兼任上塞納省長。
- 2005.5.31-2007.3.26回任內政國務部長，仍兼任UMP黨主席。
- 2007.5.6當選總統，同月16日就職。治安與移民問題是其首要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結語

演說在介紹法國現任總統之餘，亦是大使以為「學習一國語言的同時，須不忘多方充實該國的相關訊息，始能全面性了解問題」之提醒。

（本文摘記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研究生）

邱仲仁大使談瑞典

摘記：沈玟均

邱仲仁先生為前外交部駐瑞典大使，今日受臺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的邀請，特地於百忙之中抽空來到師大校園裡與大家面對面，分享駐外大使生活的點點滴滴。邱大使以活潑的方式作開場，首先便向大家拋出一個問題，詢問在場聽眾對於瑞典的第一印象。冰天雪地的氣候、廣大的森林、北極圈、以及著名的手機大廠易利信、創意家飾IKEA等為大部分聽者的回答。然而，對邱大使而言，上述這些對瑞典的描述顯然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多年駐居瑞典的經驗，邱大使自然有許多機會和當地人為接觸，而這些經歷使得大使擁有對這個國家更深層的認識。

每每談到歐洲，國內旅遊人口大部份傾向選擇到西、南歐如法國、義大利等國家；相較之下，位在北歐的瑞典，對國人來說算是比較陌生的。瑞典位於斯堪的那維亞半島，面積約449,964平方公里，為北歐第一大國。全國15%位於北極圈內，有高達64%的森林覆蓋率。瑞典總人口約九百萬，人口密度低，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區，首都為斯德哥爾摩。其中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人數就佔了1/5，是知識水準相當高的國家。

在邱大使簡單的為大家說明瑞典基本概況後，便開始談述他眼中的瑞典是怎樣的一個美麗國度。大使談到，瑞典人總是謙虛地稱自己是小國家，然而在許多方面來說，她的的確確是相當有份量的大國。邱大使接下來便以十個方面來論瑞典究竟是「大」在哪。

一、自由民主

瑞典為一君主立憲國家，實行內閣制。在自由與民主的法制上享賦盛名，為民主體制的始祖國家之一。自近一世紀的政治發展，瑞典一路走來不斷調整其內部制度，發展至今儼然是發展最成熟的民主國，成為世界各國的楷模。

二、政治透明度

邱大使談到瑞典政府及公家機關的施政透明度時，特別將之比擬作猶如沒穿衣服一樣清澈透明。在瑞典，人民可在網路上隨時掌握每位政府官員每天的行程，所以執政政府在眾多人民的眼睛下，可說是不太有機會發生貪污的事件。曾經一名瑞典官員在職詢時被指控侵佔公產，原因是在使用公款買帳時，一不注意便將一條自己要吃的巧克力併入賬單中，這位官員在被指控後，隨即辭職下台已示負責。這樣所謂瑞典境內的官場貪污事件實在是不可思議，也讓人不得不佩服這個國家的清廉執政態度。

三、經濟

國際上許多經濟類雜誌中，根據研究數據，瑞典雄厚的經濟實力在眾多國家中名列前茅。瑞典境內因水、森林資源充沛，利用木材發展傢

具、造紙等工業，其木產品出口額居世界前幾名。另外鐵礦在全歐產量佔了最大比例，工業發達。瑞典為高度國際化的國家，電子和信息技術產業發展迅速。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瑞典政府一方面重視科技研究、社會公平，也同時致力於建設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在電信、製藥、金融服務等方面具有國際競爭優勢。

四、平等、平權

講求平等人權的瑞典，在許多方面表現出對人權的高度重視。不僅國會議員、內閣閣員的男女人數相當，各行各業也顯得較為無男女之分，從事蓋房子、鋪馬路的女性已不足為奇，就連女性從軍在這個國家也是相當普遍的。

五、福利制度

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世界知名的，當然瑞典是福利制國家中的始祖之一。在瑞典，政府所執行的政策使得每一位公民自出生到死亡都被照顧的無為不致。舉例來說，瑞典女性從懷孕的第一天起，相關的費用便由政府全數負責，並且最長可以享有一年半的生產假，休假其間也有八成的薪水收入；另外一點頗讓人驚訝的是，原來瑞典男人也可以有一、兩個月的產假！邱大使更說到，在瑞典街頭看見男人推著娃娃車是非常自然的事。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涵括內容之廣，怪不得向來被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保障。

六、人權保護

瑞典可說是人權立國的首要國家，世界上最早監察制度的概念便是在此國發起。今年六月

為全世界監察員兩百週年大會，為世界各國交換彼此監察機制上的運作情形，檢視是否出現任何侵犯人權、言語歧視等問題。瑞典曾多次於國際場合中公開發表支持美國境內關閉監牢的議題，並且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侵略行為一事表達不認同。在瑞典，不論男女老幼都享有相同的權利，針對人權議題的重視這點實在是相當值得敬佩的。

七、援外

在國際救援方面來說，瑞典在對外協助的作為上實在是不遺餘力。瑞典每年用在對外支援的開銷就佔了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一，將它對照之下，美國在國際救援的支出僅有百分之零點多來說，我們便可知道其開支經費數字之大。大部分國家對外協助的目的，在於搏得外交關係上的益處；然而瑞典則是以基於關懷人權的考量為出發點，積極地不求回報地幫助有需要的國家，尤其是在非洲許多地區都曾受到瑞典的幫助。

八、環保

瑞典人相當注重環保，前陣子瑞典政府積極討論的推動綠色政策，目標是二〇二〇年前將太陽能、風力、水力等較不致污染的方式來取代所有石化能源。另外，瑞典也在歐洲聯盟的許多大小會議上，不斷地宣揚愛護地球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用較嚴格的標準來實行環保。在實際執行方面，瑞典境內城市出入會被收取私人客車費用，而駕駛自動車者則免收取停車費，為的就是要鼓勵人民多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以節約能源、減緩污染。

九、適合人居

不久前，有一個名為go save children的意見調查中，瑞典被評比為最適合居住的國家之一。原因除了它完善的福利政策之外，其空氣新鮮、自來水品質優良更是讓許多人為之稱羨。邱大使笑談他剛去瑞典的時候，口渴卻在商店裡買不到礦泉水，詢問之下，才知道瑞典水品質之好更甚於礦泉水，所以在瑞典只要掙開水龍頭，便有既甘美又純淨的水得以飲用。

十、創意設計

近年來，北歐的設計受到越來越多的注目。瑞典人將創意用在人性化的設計上，形成了一派儉約利落的風格，就拿知名的IKEA傢具店來說，在全球擁有眾多據點，其受歡迎的程度之高由此顯而易見。

瑞典有著上述十大優點，其美輪美奐的程度，可說是猶如天堂一般的理想國。但在現實面上而言，邱大使也談述起瑞典國家在體制運作上所存在著一些隱憂與不足。在享受高度福利的背後，自然是由人民的所得所支撐著。瑞典公民必須負擔起高達40%~50%的稅金，近年歐洲經濟衰退，加上人口日益老化，境內社會福利制度也漸面臨到窘境。另外，談到瑞典特有的民族性格，北歐民族通常給人一種難以親近的刻板印象。由於氣候寒冷的緣故，使得瑞典居民表現出較為沉靜的個性。邱大使將瑞典人民族性比作外冷內熱，外表雖冷調，但其實內心是相當熱情且友善的。在長時間與瑞典人相處過後，邱大使也發現他們儉樸、謙讓、誠信待人的可愛性格，深深地覺得當地人是親切而好相處的。

會後聽眾提問

Q：想請教瑞典的教育制度大致上是怎樣的情形？

A：教育也是瑞典福利保障項目之一，從小學、國、高中、大學等各級學校，不僅學費全免，更因為這項優惠也吸引了海外學子前來留學，外來學生人數逐年增長，也進而加重了瑞典政府教育經費的負擔，近年政府積極討論推動酌收學費的新政策，對此大使表示相當認同這項措施，同時也認為在高度教育水準的體制下，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能確保教育系統的品質。

Q：請問大使認為臺灣可以從哪些方面向瑞典看齊？

A：臺灣與瑞典兩個國家，在先天上來說，因為民族性不相同，而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社會氛圍。瑞典人常說私事與公事須分別而論，所以在報章雜誌上鮮少刊有醜聞的報導，新聞媒體上也很難看得到名人的緋聞事件，這點跟臺灣偏好辛辣話題的風氣差異度頗大。瑞典無論是政治體制上、乃至於人民日常生活中，皆流露出清澈透明的清新感，也難怪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本文講者邱仲仁大使目前為外交部歐洲司司長，本文摘記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研究生)

第13屆「台法文化獎」致謝詞

賴守正



主委、院長、終身秘書、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肯定，將這項代表至高榮耀的「台法文化獎」頒給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法語教學中心。

此次頒獎典禮在此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神聖殿堂隆重舉行，本人倍感榮幸，在此謹代表台師大法語中心向法蘭西學院及文建會，由衷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台師大法語中心成立於1984年，起初與法國文化協會（Alliance Française）合作，在台首開先

例，針對一般民眾開設法語課程。本中心為提供優質的法語教學，借重台灣師範大學固有的師資培訓資源，孕育出堅強的中法籍師資陣容，所有教師均擁有法國大學碩士以上學位。

本著專業的法語教學能力，台師大法語中心於1889至1993年間，與法國文化科技中心（法國在台協會前身）共同製作，開設法語遠距教學課程——「空中大學法語電視教學節目」，發行結合台法文化的法語教材：「空大法文一」及「空大法文二」。

同時，台師大法語中心亦積極推廣高中第2外語法語課程的開設。自1992年，本中心外派2名教師至高中上法語課程開始，台北市高中開設第2外語法語課程逐漸蔚為風潮。台師大法語中心也於日後，陸續支援各高中辦理「法語實驗班」。至今17年來，全台已有60多所高中設有法語第2外語課程。

1999年，本中心與「法國文化協會」因雙方屬性、認知理念有所差異，終止合作關係。儘管世代變遷，法語中心依舊秉持戰戰兢兢的辦學態度。近10年來，平均每2個月一期的招生，都有千人左右的報名人數。就台灣這非法語區而言，要維持如此穩定的法語學習人數，誠非易事。

台師大法語中心得以經營成功，除了來自優良的教學品質，同時也歸功於師範大學的名氣、舒適的場地及全體團隊的合作無間。法語中心隸屬於台灣師範大學，享有國立大學充裕的資源。另外，本中心坐落於師大校園內的新建大樓，環境寬敞，現代化的外語教學配備一應俱全。而師範大學本著教育英才為初衷，非以營利為目的，學員因此能以平價的學費，享有完備的學習資源。

本中心所屬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於1989年，與文建會合作出資設立「財團法人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每一年對於推動中法文化、教育與藝術之間的交流活動不遺餘力，如獎助留學法國研究生、獎助中法學術研究或著作出版。

隨著歐盟市場的統整，現代人對休閒文化產業的注重，師大於是以法語中心的成功經驗為基礎，3年前應運成立了「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該所旨在培養歐洲文化與觀光的研究與專業人才，盼能將歐洲博大精深的語言及文化介紹給國人。而師大法語中心除固有的法語課程外，目前也陸續推出歐洲其他語言課程，如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

回顧雙邊交流的歷史，1884年到1885年間，因中法戰爭的關係，法軍曾攻抵過北台灣。台法雙方的關係，如同這段已遭遺忘的陳年歷史，長久來並未受到特別的重視。而近代，尤以1964至1980年間，台法雙方關係，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上，更可以說是完全缺乏互動。雖說自此時期起，情勢逐漸有了轉變；不過，整個亞洲仍是與歐洲遙遙相望，如同台灣與法國隔了半個地球之遠，這距離指的不單單只是地理上的距離而已。

要改善台法雙方長久來存在著空間與文化的差距，並非一蹴可成。台師大法語中心成立25週年來，反看這段關係，應該可以稱的上對雙方關係的改善小有貢獻。全球化已是當今的世界潮流。如果我們把目前在台的法國學生、觀光客、經商者等等，與1984年來台人數相較，情況不可同日而語。在法國的台籍人士也面臨同樣情形。想當年，法國在台單位無法直接簽發法國簽證，而台灣人必須透過法國在香港的領事館才能取得法國簽證。反觀今日，法國在台協會每年發出的法國簽證平均已達五萬人次之多。

台師大法語中心在台法間的交流上，不過扮演不甚起眼的小角色。雖然不強出鋒頭，不過努力成果有目共睹！今天能得此殊榮，是中心成立至今所有付出心血的前輩及師生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本中心今後將更秉持一貫的優良傳統，繼續由衷扮演台法雙方、甚而台歐之間的文化橋樑，期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期許「台師大法語教學中心」結合「台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益，不負使命，繼續為在台國人打造一個優質、且具備國際觀的法文及歐文學習環境！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法語教學中心主任、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所長）

戀舞：當佛朗明哥舞走進我的生命……

謝芷霖



七月初第一個週末，三十幾度的高溫，巴黎難得的晴朗豔陽，似乎也在鼓舞著我們：那天正是我們佛朗明哥舞蹈班的學年成果發表日，所有參與的學生，包括我自己及老師，大家都既興奮又緊張。手腳微微顫抖，說話的聲調漂浮著。其實並非正式的表演，但卻是第一次演出如此高難度完整的Soleá，長達十五分鐘。一間簡單而普通的舞蹈教室，沒有劇場舞台的華麗，也沒有炫目的燈光，請來參觀的都是親朋好友，就在教室周圍的長條凳上安坐，不必付入場費，但也沒有豪華舒適的扶手椅。受限於經費，那天是首度就

表演的舞步與請來的專業吉他手和歌者搭配。我們想要呈現的，並不是完美無缺點的舞台表演，而希望讓來觀賞的友朋們能真正目睹佛朗明哥舞蹈、音樂與歌唱三元素的協調融合過程，參與其既嚴謹又隨興的創作跡痕，在既定的結構上有時增減舞步，加幾句歌詠，插一段或婉約或俏皮的吉他絃律。三方需不斷討論磨合，何時誰出場當主角，何時該快該慢，何時需要誰烘襯支援，可能是點出強拍，可能是自由發揮引導出舞步空白時的情感。這樣的成果發表方式，看來似乎不大正式，讓身為舞者的學生們省去粉墨登場的巨大

壓力，但緊張依舊，表演前的練習也從沒少過。不過，誠實說起來，也許，這樣「不正式」的呈現，其實更接近佛朗明哥舞的核心精神，與吉普賽人相聚悲歌歡舞的原始型式更神似。

佛朗明哥本來就非一般的表演與觀眾二分型式，佛朗明哥的源頭即是同樂同悲，參與者便是表演者，既以音樂或肢體表現自己的心情，也同時觀賞、參與、融入他人的展演。佛朗明哥是互動的，相互配合的，在每一輪不同的出場中突顯一方，烘托一方，然後角色互換。時為主角，時為配角。因此，沒有不重要的角色，每一環都必須盡力演出配合，哪一個節骨眼出了毛病，馬上影響到其他部分，只有當所有參與者都盡興盡力，才能領略完美，從沒有犧牲配角成就主角風華這種事。

這樣的處世風格，自然也讓佛朗明哥在舞蹈的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加上需要特殊的地板來配合其獨特的舞步聲響，更使佛朗明哥常惹人或閒話或側目，落得離群索居的下場。

小眾，具有離群索居情調的佛朗明哥舞，也自然地吸引了獨居巴黎、念冷門文學的我。

第一回走進佛朗明哥的世界是在2000年吧。偶然在自家信箱發現鄰近舞蹈社的課程宣傳單。隻身來法求學的我，已進入博士班階段，平時除了上課就是兼職工作，要不就得窩在家悶讀苦寫，老是坐著不動的靜態生活，著實欠缺運動放鬆的機會，光靠三不五時的散步，似乎也稱不上運動的境地。可是在彈丸之地的巴黎，球類運動既缺場地又要麻煩找伴，我也沒什麼天賦，作罷；游泳雖然一人即可成行，市立泳池也不貴，但若無友朋相伴，也甚寂寥無趣，難以持久。至於舞蹈，卻是我從小到大斷斷續續都有接觸的啊，我喜愛音樂，又熱衷學習，那不如去學個舞吧！既能運動又兼學習，一定有趣多了。那張舞

蹈社宣傳單簡直就像天外飛來的靈感，神來一筆，為枯燥生活糝點鮮涼的瓊漿玉露，教我喜不自勝。問題是：學什麼舞好呢？為了省去找伴練習的麻煩，所有需要舞伴的舞馬上從名單上刪除。不要西方的古典舞，也不要那種需要從小學舞西方身段的。剩下不多的選項裡，根據我有空的時間來取捨，再加上一點點直覺，佛朗明哥舞就成了最後的決定。並不是因為我對佛朗明哥舞有什麼認識，或對西班牙文化有特殊的憧憬，完全懵懂無知的我，其實只是誤打誤撞一頭栽進了佛朗明哥舞的神祕世界。還記得去舞蹈社問情況報名時，特別問了櫃台工作人員應穿著的服裝、鞋子等，沒想到連工作人員都對佛朗明哥舞毫無認知，竟告訴我穿普通的運動衣及襪子即可！真是大錯特錯，後來每次回想起這段小插曲，都不禁令我啞然失笑。學佛朗明哥舞，沒有鞋子怎麼行？而且是要有跟的鞋，鞋尖底部與鞋跟上還要打滿釘子才成，那便是佛朗明哥舞最基本的足音



來源啊！沒有精準乾淨的足音，怎有佛朗明哥舞？開玩笑！

記得入門第一課便是著名的Sevillana舞，有固定舞步，三拍，其實並不算難，然而許多學生都是來試了一兩次後便因難退卻。不久，開始學四拍的Tangos，才初嘗真正佛朗明哥舞的腳步踢踏滋味。節奏感不錯，聽音記憶力也行的我，馬上在複雜的佛朗明哥舞步組成中窺見興味盎然的挑戰，喜歡嘗試與挑戰的本性使我一陷下去，便無可自拔地愈行愈遠，愈遠愈行。

初學時，便跟隨當時的老師，上了一堂簡介佛朗明哥歷史與音樂結構分類的課，才一腳剛踏進佛朗明哥舞世界的我，真是看了一個頭兩



個大，那一個個代表不同節奏與不同地區的樂調（Palo）名字，對我來說根本如同有字天書，儘管老師很費力地一一找出對應的音樂撥放給我們聆聽，什麼Soleá, Alegria, Tarantos……，還是都如無根浮萍般，無法在我的記憶田裡紮根停駐。這些樂調除了節拍有異，可分為三拍、四拍、五拍（其實是十二拍）及十二拍之外，在同樣拍子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根據絃律分辨出它們是不同的樂調，並正確指出其名呢？最難的是要正確的數出拍子呀，十二拍的第一拍在哪裡，不同樂調間的重音拍又不同，這些都要能夠聽出來才有辦法跳舞啊！然而，在最初，種種都像糾結纏裹的線團，混沌不清。從來沒學過這麼麻煩的舞！更從來沒想過天下竟然有十二拍的樂曲，還要用來跳舞！面對這種難解的局面，除了硬著頭皮面對，也沒有別的辦法。我採取了最笨也是最直接的方法：聽音樂。不停歇不間斷地聽，聽的時候先默記下樂調名，漸漸變成在聽的時候猜出樂調。聽的時候嘴巴也很忙碌，從一開始數出正確的拍子，到後來還要能試著用手掌擊出不同重音。從莫名其妙，到逐漸能分辨出樂調，再到足以指名道姓的階段，真是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與時間。最初的六個月，真是天天聽，天天數拍子，天天默想這是什麼樂調！當然，只要是課堂上學

請君看畫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暨台師大文創中心將於8月28日起至9月27日止，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共同舉辦「全球暖化，藝術之眼——墾丁鳥類藝術特展」。前駐法代表處僑務組組長黎振華亦將提供鳥類作品三幅（30F）參與展出。此次展覽內容計有國畫、水彩及照片等多幅。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屆時踴躍前往觀賞。

過的舞步，那個樂調就會變得熟悉，如有吉他手來伴奏，基本的絃律也就瞭解了。至於到明瞭什麼樣的樂調配哪一類的舞步，應以什麼樣的情緒來詮釋，這已是學了好多年後的事了，因為每一種樂調都需要花時間去認識、學習，一年中能學得的樂調並不多，要把不同的樂調都學過，沒有數年的時間還真的不可能呢！

學到後來，還加入愈來愈多的間拍，或者把一拍切分成二、三或四，複雜度自然也隨級數增加。除了音樂、節拍，最緊要的當然還是要能準確地把手腳動作做出來呀，不然怎能稱做「跳舞」呢？佛朗明哥舞通常從複雜的腳步開始學起，足音是基本，而且拍子一定要踩準，否則皆是白搭。佛朗明哥舞與其他的舞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你可以忘記舞步，左右相反，腳尖足跟錯置導致聲音不同，都不是嚴重的問題，但是絕對不能踏錯拍子，踩錯重音，那就大錯特錯，無可救藥了。腳步會了再加入手、腕、臂、腰、臀、頭及眼光，手腳要諧調還真是困難重重，常常一加入手的動作，原本會了的腳步又亂成一片。之後還要求眼光、情感。如果再加上擺裙、掌擊的細節，那更是學得七手八腳，學生叫苦連天哪！姿勢、身段、耐力，也是技巧訓練的一部分，種種皆無可速成，只有練了又練，練了再練。

此外，佛朗明哥舞也是一種很難「即興」表演的舞。這與其音樂的結構有關。佛朗明哥除了舞蹈之外，還有音樂、歌唱、擊掌等不同元素的參與，所有參與者都有「突顯」為主角的時刻，也有任配角陪襯的段落，而這些都表現在樂調緊密的結構中。譬如說一個樂調的Letras，就像是敘事部分，歌者盡情表述，他的聲音算是整場主角，舞者在此時便以安靜的腳步為主，多為展現情緒與身段的流動舞姿；吉他要表現其獨特的悠揚絃律時，就彈出一段falseta，這時的主角便是

吉他，歌者安靜，舞步也以輕軟為主；Llamada則是舞者提醒：大家注意，我要開始跳一段新起的舞步囉！或是：我要結束這一段啦！如果是Escobilla，那就是舞者獨佔勝場的時刻，只有吉他跟隨節拍，或甚至僅餘掌擊或cajón（箱鼓）類的打擊樂器烘襯舞者密密不斷的腳步，連綿變化多端的足音！什麼時候該誰上場演主角，都有定則，不能隨便爭先或任性胡為的。佛朗明哥的三元素—吉他、歌、舞—都可以分開來獨自表演，然而，當三者結合在一起成為佛朗明哥舞時，舞者就有導引全局的重責大任。如果說大部分的舞蹈都是以舞步就音樂，跟隨樂音的快慢及骨幹，攀緣摸索前行，佛朗明哥舞卻正好相反，速度快慢由舞者掌控，吉他配合，更常常是舞者先踩出足音與節奏，吉他隨後跟上，哪裡有特殊的舞步，也請吉他標示重音或特別的絃律加強效果。舞者必須非常瞭解曲式樂調的結構，始能在其骨架上建構創造出豐富的血肉。其間也常需與歌者、吉他手折衝協調，一同構思、改造，一起探索創作。這種獨特的形式，自然也就難以像其他的舞種那樣，CD片一放，聽到音樂即能翩翻起舞。加上地板與鞋子的限制，佛朗明哥舞要「即興」演出，難上加難！大概只有Buleria這種專為節慶狂歡而生的樂調，擁有「即興」的天性，反覆的曲調，強調誇張的肢體動作，穿插幽默逗趣的小動作或表情，只要能找到「進入音樂的正確方位」，懂得幾個基本經典動作，倒是大家都能隨樂「即興」起舞。也因此，每每佛朗明哥舞表演的末尾，總是以此樂調作結，在熱烈的掌聲安可聲中，不管是誰都可上台秀上一小段，那時才會見識到深藏不露身手不凡的歌者踢踏一番，或伴奏久了也能把腳步模仿得有形有樣的吉他手，甚至腳癢的觀眾也能衝上前激舞一節，在Buleria的氛圍中，只有接納、鼓舞、掌聲和歡叫。

多年的學舞期間，我也不例外，曾前往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取經，參與短期密集班，一邊享受純粹的佛朗明哥氣息薰陶，一邊浸淫於肢體痠麻的痛苦中。每天疲累地走回住處，再微笑檢視：啊，今天大腿又多出兩塊烏青，咦，右腳大拇趾的指甲何時從中斷裂一半啦，嘿，腳底板動作過多這幾天腫痛到鞋都不想穿了……。檢視完滿佈的傷痕後，再心滿意足拿出西班牙文課作業用功，想著明天可以用西班牙文問老師什麼問題，雀躍發現舞蹈課時老師講的西文已經愈聽愈明白了。為了學舞，不但得進修語言，還經常落得滿身傷痛，更時時因為某個舞步就是跳不好而沮喪不已，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小。仔細想想，似乎大部分的學舞時間，都處於挫折與失望中，卻還繼續毫不留情的自嘲，快快樂樂的繳學費！有時簡直覺得學佛朗明哥舞的人，根本都是病入膏肓的受虐狂嘛！

誠然，我並非專業舞者，也不是舞蹈科班出身，雖然有學的熱情，卻也只能把佛朗明哥舞當成是一種「休閒娛樂」，既沒有經濟能力負擔太多的課時，也沒有辦法把精力都花在練習上。僅能做到「盡力而為」，在荷包與時間的角力間，偷取點滴歡笑，積累一些難忘的經驗。所以，學了那麼多年的佛朗明哥舞，儘管對複雜舞步的接受度比以前好，舞藝並不能算精湛。真正要表演的話，還是緊張到腳軟手軟，舞步錯亂，記憶一片空白。沒有足夠的架勢，身形亦不夠優美。學過的舞步因缺乏練習而迅速遺忘，也還不到創作組構舞曲的火候。只是持續鬆散的、升斗小民式的學習。我沒有成為專業舞者的野心，也沒有當舞蹈老師的企圖，學佛朗明哥舞，真的只是業餘的熱情而已。學生時代還撥得出時間到西班牙參與密集班訓練，不再是學生身分後，為五斗米打拼，

又成了家，已很難再如以往丟下工作、家人，隨興出走。近幾年除了每週按時上課外，或零星的邀請舞者特別課，很難再圖其他的進修機會。不過，這麼多年來，不管在多麼挫折毫無成就感的低迷情況下，我都堅持學下去，從未退縮放棄，這一點倒是非常令我自己對自己感到驕傲。也許，學佛朗明哥舞對我來說，最大的回饋並不在舞蹈的習成，而是透過習舞過程，必須不斷地懇切面對自己，重新認識自己，超越自己，終於能進而慢慢學會如何心身協調，思體和諧，創作出自己的人生面貌，歲月舞步。一個總是習慣以腦思考，以筆書寫的文學人，與舞為伴之後，才發覺身體的思緒更敏銳，創作更是源於肢體的內在悸動。身感心感，身體不思索，不感觸，便遠離了創作的泉源。從小到大只重智識壓抑身體感應力的偏廢與殘缺，直到長大成人，因著學舞，學佛朗明哥舞，才得償彌補平衡的機會。

名佛朗明哥舞者Israel Galván，也是我現在老師的老師，在一個紀錄片的訪談中提到：「在寂靜中，其實佛朗明哥舞者便是創造音樂的人。」佛朗明哥舞不僅只是跳舞，不只隨樂起舞，而是用身體的不同部位，不同特質，來創作音樂，組建新節奏新律動，書寫源源不絕的生命情調。如果作家是用書寫來創作，編織生命的意義，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佛朗明哥舞者是用身體來書寫意義，創作人生音樂的不懈作家。

於是，我總算明白，為什麼我注定要走進佛朗明哥舞的世界：愛戀寫的人，又怎麼能不愛戀舞呢！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

非典型法國料理

藍珮華

進入餐館前

初夏的一個晚上，我與朋友相約在Pigalle（巴黎市一個比較平民化的商業地區）某個角落的一家餐館前見面。這家餐館具有後現代的外觀，彷彿是一間藝術畫廊。但究竟是什麼餐館，實在無從想像。通常決定要不要進去一家餐館，會先看看它放在門外的菜牌，可是這家餐館並沒有這個東西，而且它的店名Spring更是叫人困惑。從玻璃窗外往店內窺視一下，只見並不寬闊的店內排列著經過簡單設計的桌椅，在比較深入的角落則擺設著一個美國開放式的廚房。除了我們之外，已經有了3到4組客人。

當我們進去時，主人兼廚師Daniel Rose與Marie-Aude Mery夫婦正在做菜，看我們進來，他們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微笑的跟我們打招呼，就好像在家裡招待朋友吃飯一樣，令人感到十分親切。不一會兒，帥哥模樣的侍者便帶領我們到座位上去。

這家名為Spring的餐館，的確是一家法國料理店。雖然它跟我們對傳統的法國料理店所抱持的印象不太相同，但它卻是受到費加羅報等媒體高度讚揚的熱門餐廳。筆者這次即擬就目前在法國料理界中以嘗試改革的Spring為例，與讀者一面輕鬆的享用法國料理一面重新思考法國的飲食業界以及它的飲食文化。

Apéritif

Coupe de champagne

「要不要來一杯飯前酒呢？」

既然專程來了，我與朋友就各點了一杯香檳酒。與香檳酒同時一起送過來的是麵包以及有海草的鹹牛油。在巴黎的餐館，給客人送牛油已經是令人感動的事，何況又是有海草的，而且麵包的味道也相當可口。把麵包剝一小塊，抹上一些牛油後放進嘴裡，配合一口香檳，這種合成的味道剎時間便觸動了我的舌頭和胃等各部分的感官神經。



要吃什麼呢？當然這是進來餐館的人最重要的課題。因為在眾多的選擇之中要選什麼？如何選？會影響到體驗的結果。如果只為了吃一道菜，那就另當別論，然而，如果刻意要去品嚐法國料理（或是中華料理也是一樣）那麼均衡而對味的選擇就變得相當重要。通常客人一面看菜單，一面依據當天的氣氛、身體的狀況、饑餓的程度或依該店的特色或主廚的推薦等來決定蔬菜、肉或魚貝類的平衡、以及甜、辣、酸等口味的組合。可是這似乎也不是簡單的事情。肉是那個部分的？如何調理？醬汁的主要味道是什麼？而且法國料理有許多情況，如果缺乏對某些特殊語彙的理解，也很容易產生混淆的感覺，且進一步從個人來說，這樣的過程有人覺得麻煩，有人覺得愉快。但是，如果可以享受這些過程，相信會為個人帶來更為豐富的體驗。

在Spring裡，既無菜單，客人也無從選擇，只能單方面享受主廚、副主廚的料理而已。這樣說，或許有人會感到不自在或沒有意思，其實正好相反。他們兩人每天很早就到市場去，一一挑選當季的蔬菜、水果、當日最新鮮的魚、肉。憑著當天的氣氛與靈感，從前菜到甜點，在挑選



中細緻的建立自己菜單的架構。客人便是在這種十分自由、具有創意的狀況下，享受著飲食的愉快。而他的菜色也沒有一天相同。這樣，意圖以美味及新鮮色彩的組合，來提供一群不同客人眼睛與舌頭最大的滿足，恐怕是需要具備相當的實力。因此，這種生活對他們來說，每天就猶如戰場一樣，而每一餐，便是勝負的世界。

Première entrée

Soupe de fèves, de coeurs d'artichaut et de raviolis au petit pois

前菜端來了。是一道豌豆的餃子及蠶豆與朝鮮薊的清湯，一聽到這些食材的名稱，我的心情便開始躍動起來。這些都是晚春當令的蔬菜。餃子內餡、豌豆的鮮甜，加上蠶豆那具有男性濃郁的甘味。這種以蔬菜為底的清湯，一旦有點閃失便有可能充滿土味，可是在這裡，它散發出的卻是一種新鮮而甜美的滋味。

這個以Spring為名的餐館。它詭異的地方在於它的主廚Daniel Rose是個美國人。據說大學時代他為了專攻美術史而來到法國，後來因為喜歡上法國料理而搬到巴黎來居住，並拜名師學藝，吸取經驗。在巴黎的料理界，聽過許多有名的主廚或助手都是日本人，但是卻很少聽到過美國人當主廚。在他具備了相當程度的實力之後，於是，在2006年10月他便以Spring為名，開了這家新概念的法國餐館。

順便一提的是，近年來在法國時常聽到Bistronomie或Néo-bistrot的語彙。Bistronomie這個字是由Bistrot和Gastronomie兩個字所合成。這是為了維持法國料理的品質於不墜，而且能夠讓一般人以合理的價格，並在愉悅的氣氛中享用法國美食的一種運動。在這種趨勢下，若干星級或

有名料理店的主廚，他們不再受固定觀念的限制。或許他們一方面還是尊重傳統的原則，但一方面也以遊戲的心情來創造新的味覺。這些人在自立門戶之後，利用他們以前在職場上磨練出來的技巧，並且發誓以不低於高級料理店的品質為使命，因此，他們所開的餐館，街坊上便以Néo-bistrot來相稱。

一般來說，員工責任的分擔在星級或高級的法國料理店是很明確的，不只侍者、會計、酒保等第一線接觸客人的工作人員，同樣在廚房裡，負責前菜的、肉品的、醬汁的、甜點的，每個人也都有他的專長，在一定的期間內擔任著固定的工作。然而，在Néo-bistrot裡，職務的分工並不如此精細，這固然與餐館的規模較小有關，但為保持它的機動性也是事實。在這種店裡，料理一切以主廚為中心，不僅流程、通風等經過主廚慎重的規劃，在菜單、酒牌、內部裝潢、以至餐館的經營，也都處處反映著主廚個人的風格。對客人而言，在這裡也可以比在高級餐廳裡更容易接近作菜的人以及了解他的世界觀。這恐怕也是它吸引人的秘密吧。

Deuxième entrée

Tranches de lotte Poêlée sur lit de concombre et radis, melon

在蔬菜湯優雅的開啟了我旺盛的食欲之後，接著端來了一盤料理，這是第二道前菜。在混合著優酪乳及小紅蘿蔔與小黃瓜的底部之上，鋪陳著油煎過後的鮫鱈魚片，旁邊則放著哈密瓜。鮫鱈魚的肉，味道本來就比較清淡，但如果料理不當，美味是很難突出的。因此主廚將魚切成薄片，油煎過後，再稍微冷卻一下，這樣料理後的鮫鱈魚，味道便更為完美，咬勁也恰到好處，香味、鹹度等都剛

好，而哈密瓜的甜度與調和的效果也會令人產生愉快的感覺。此外，小黃瓜與小紅蘿蔔，由於它的口味清淡，也具有提升鮫鱈魚味道的效果。

「來一杯配菜的白酒如何？」

我對葡萄酒本來就無法拒絕（葡萄酒或一般酒類）。一般而言，葡萄酒與乳酪是一對代表性的東西。葡萄酒與「適當」的食物相配合，便會產生出特殊細膩的味道。如果是喜歡葡萄酒的人，便會立刻理解我的心情。因此，當有人在自己的面前推薦合適的葡萄酒時，我當然沒有拒絕的理由。一口品嚐著鋪著蔬菜的鮫鱈魚，一口飲用著辛辣的白酒。一時間整個身體似乎進入了恍惚的狀態。

讀者或許已經注意到，在Spring裡侍者對客人的服務是同時進行的。不會是一桌上前菜，而另外一桌上主菜。Daniel與Marie-Aude是一次把18人份的菜上齊。而侍者的工作便是經常注意客人餐具使用的進度，遇到客人用餐的速度不同時，便須臨機應變，例如有一桌用餐較快時就會對客人多做些料理的說明，或對葡萄酒與料理的對味情形作一番比較及建議。由於大家是特意來此歡度難忘時光、品嚐美食的，因此當然沒有速戰速決的道理。包括我們在內（別桌的人也一樣），這時大家的談話已經彼此融化在歡樂愉快的氣氛之中。

Plat principal

Asperges blanches et veau cuisinés chacun de deux façons

接下來是主菜了。首先，白蘆筍有兩種，一種是水煮的、一種是抹上佐料用油炸的。小牛肉也有兩種，一種是簡單的牛肉塊、一種是拌著焦糖的牛肉切片。蘆筍與小牛肉的材料都是經過細

心挑選，並且試著用兩種方式調理，美味毫無話講，新鮮的蘆筍富有甜味，用水煮的比較溼潤，而油炸的蘆筍則是熱熱的，有一種凝結的Q的感覺。小牛排因碳火適當，顯得柔軟，用刀一切，肉汁便會溢出來。將具有焦糖香味的肉與蘆筍一起放進嘴裡時，那種興奮的心情實在難以言喻。

前面一直談著美食料理，但最近的金融風暴也並非對飲食業毫無影響。根據NPD集團2009年5月發表的最新調查，法國外食的人口較去年同期減少了2%。這個趨勢在2008年下半年尤為明顯。有趣的是不同的外食種類所受的衝擊並不相同，快餐店的利用率是增加的，而高級餐廳的利用頻度則似乎並無多大變化，受到影響比較嚴重的卻倒是一般傳統的咖啡館、餐廳等。

對於這種消費支出的減少，法國某些餐廳其實也採取了多項應對的措施，大部分是對它的定食（前菜、主菜、甜點）或菜單的價錢採取降價的對策。也有不少餐廳發展出新的觀念，例如在每週的固定日期，就其主廚推薦的菜（plat du jour）採取半價的優待，或每日對一種菜採取減價的措施，其他如購買飲料即免費附餐；1歐元的三明治；用餐即低價附贈如松露等高級食材，或是英國式的任君隨意支付（Pay what you want）等等方式，可謂不一而足。

當然，這些幾乎全是促銷的手段，是以新的觀念炒作話題來吸引顧客上門的策略，而許多措施看來似乎還產生效果。其實，這也正是餐館利用這次金融危機來從新檢討本身經營戰略的時機。而事實上今天的法國餐廳也正在面對著自己的生存，以及經營形態的問題。以往一成不變的僅以提供美食的單純形式似乎已經逐漸式微而走向多樣化。為了留住老顧客、吸引新顧客上門，餐廳如果不提出新觀念、努力創新，則很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喪失優勢。

回到Spring的話題，在點子上一直不服輸的Daniel與Marie-Aude今年夏天也開始作了新的嘗試，他們從快餐下手，但也不是平常的快餐。而是提供龍蝦三明治與鴨油的炸薯條，還有啤酒或葡萄酒等的高級快餐。這項嘗試只在夏天而已，即每個星期六從中午12點開到晚上七點，目的是在專門提供那些前個晚上玩得太晚、早晨起不來的人，讓他們有一個早餐與中餐一起享用的愉快的時間與空間。這樣細膩的思考與精心的料理，對於Spring來說，應該是一項具有魅力的企圖吧！

Dessert

Soupe de fruits rouges, crème au citron

終於輪到了甜點。在微微深雋的盤子裡盛著紅色的水果沙拉，在最中間的部分放置著具有檸檬風味的奶油。而草莓、桑葚、櫻桃、藍莓等受到燈光的反射，也像寶石一樣的發光，把它放入嘴裡時那脆嫩的程度就如同在舌頭上會彈起來一樣，讓人覺得那是多麼的新鮮。這實在是一種全新的感動。奶油的表面在用一種特殊器具烘烤以後，發出了特別的香味，此時與水果一起享用，那種酸、甜絕妙的混合，給了舌頭一種極為愉快的刺激。如果只有水果的話，那麼在料理結束前的甜點部分可能略嫌不足，而如果只有奶油則會顯得過重。這樣的甜點，不論在口感或甜分的組成上都是理想的均衡，我從心底感到滿足。

餐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基本上當然是在提供安全美味的飲食。可是除此之外，如前所述，餐館的經營、形態的多樣化也是重要的課題。然而它的意思究竟如何？為什麼為了存續就需要進行多樣化？受到經濟危機與消費減少的影響，固然是直接的原因，可是在業界進行調整的背後，法國人對於「飲食的意識」，包含飲食習慣在內

的生活形態，以及社會上的「市民性」等事實上也都已經在發生變化，因此這些因素也不能說與上述的轉變沒有密切的關係。

例如前面已經提過的Néo-bistrot或Bistronomie的運動便是顯示著「美食民主化」的趨勢。也就是一般市民對於自己「食的權利」的意識與要求，正在覺醒。其實，不只是「食的權利」，而「作的權利」也不例外。今天社會上正逐漸形成一股美食的知識與技術不應再是餐館所獨占、而應向社會一般人士公開的運動。著名的廚師所出版的手冊之類的書，在市面上可以容易的被找到，便是一個例子。也如同我隨意稱它為「參加型美食」一樣，如今社會上也確實在往這種美食的知識與技巧可以被再複製的方向上發展。

舉例來說，我們就可以看到餐館主廚主持的料理教室就充滿了人氣，長久以來，主廚的料理手冊（特別是醬汁的味道）等一直是秘密中的秘密。即使是在主廚身旁的學徒，恐怕也只能在工作中偷偷的抄襲而已。然而，最近幾年來，各式各樣的餐廳，已有不少願意對外公開自己店內最



受歡迎的料理的製作方法或竅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加這些料理教室的學員當中，還以法國的男性居多。而最近，親戚朋友當中如果遇上男性本人生日或在贈送聖誕節禮物時，請他們去上料理教室的事情，更是屢有所聞。或許這也是通過飲食所看到法國社會轉變的一個小例子吧。

Pour terminer Café accompagné d'un petit morceau de cake

可惜，在咖啡與小蛋糕的愉快氣氛中，就要進入最後的尾聲了。

不只是客人，作菜的人也是主角的Spring，在它狹小的空間裡，客人就像主人招待吃飯的朋友一樣，充滿了溫馨的氣氛。主廚也以他嚴選的食材作出各式各樣的料理。這裡不像傳統的餐廳，由客人點菜、由廚師料理，而是一個開放的廚房、沒有菜單的、統一上菜的，須要接受主廚的規則與觀念的地方。也就是由於他的反傳統作風，讓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充滿幻想與興奮的世界。

Spring對於用餐人與做菜人之間關係的思考與重建，使得它的存在，形成了對法國料理業界的一項挑戰。有趣的是這個挑戰者竟然是個美國人。我認為Spring所顯示的意義或許就是目前法國料理或飲食文化進步的一個良好的例子吧。

在享用過這麼多的料理以後，要關心的事自然是帳單的內容了。可是，在這種狀況下，實在不想破壞已經孕育起來的良好氣氛，對於細節的事，就裝作沒有看見吧。於是，我帶著愉快的心情踏上了歸途。

（本文作者為巴黎政治學院研究所畢業生，現旅居巴黎。本文原文為日文，由藍健民潤筆）

Découverte du monde littéraire taiwanais

Christiane Bonneville

Le long parcours que j'ai effectué avec mon mari m'a finalement ouvert la porte de Taiwan. Ce nom était ancré dans ma mémoire depuis bien longtemps, faisant partie de ces postes longtemps désirés auxquels on renonce parfois par excès d'attente.

C'est donc avec bonheur que j'ai débarqué sur cette île revêtue, je l'avoue, d'un certain mystère. Des études antérieures m'avaient ouvert la voie sur la culture extrême-orientale, entre le japonais, suivi d'un séjour à Tokyo, et le chinois découvert à Shanghai et Pékin et à Paris évidemment.

Comme dans chacune de mes expériences à l'étranger, des groupes de rencontres se forment autour de thèmes divers, dénommés parfois groupe d'études sur la culture, feux croisés orient-occident ou plus prosaïquement groupe de lecture. Il existait aussi à Taiwan, ce fut donc avec le plus grand intérêt que je m'y joignis. La lecture est un besoin fondamental, c'est encore plus vrai à l'étranger où ce passe-temps est un autre moyen d'aborder des écrits auxquels on n'aurait pas toujours accès, par pure ignorance.

Les nombreux échanges que j'ai eus dès mon arrivée avec les habitants, gens de la rue ou rencontres plus formelles, ont dépassé mes attentes. Rarement m'avait-il été donné de communiquer à l'étranger avec autant de naturel. Cela ne faisait qu'accroître mon désir d'approfondir ce que mon

nouvel environnement me laissait percevoir. Ma connaissance du chinois par trop parcellaire, le groupe, constitué de Françaises pour qui l'anglais n'était pas d'un facile abord, il fallait évidemment se tourner vers les traductions disponibles en français. Internet et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de Taipei, au nom évocateur « Le pigeonier » ont à cet égard été une heureuse source d'approvisionnement.

Mais comment discuter d'un roman, d'un essai, de manière abstraite, sans l'écho de connaisseurs afin de situer l'ouvrage dans le temps et tenter de saisir l'essence de la pensée des auteurs ? Il fallait pour cela intégrer dans notre atelier des Taiwanaises pour donner à nos impressions une valeur complémentaire indispensable. Ce fut chose faite. Nous eûmes la bonne fortune d'intéresser à notre groupe d'éminentes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 francophones qui, non content de nous fournir les explications en plaçant le roman dans son cadre historique, ont pris la peine de nous offrir leurs connaissances, nous faisant profiter de leur éclairage en répondant à nos multiples questions.

Le passage à Taipei de Muriel Barbry pour la traduction à Taiwan de son roman à succès, l'« *Élégance du Hérisson* », a été le tremplin qui m'a permis de rencontrer Wang Wenxing, auteur du « *Processus familial* » ainsi qu'un groupe de professeurs

traducteurs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taiwanaise qui m'a gracieusement envoyé un jeu d'ouvrages en français. J'ai trouvé dans ces premiers livres l'histoire particulière de l'île, la nostalgie des immigrés du continent pour la terre qu'ils ont quittée (Gens de Taipei), comment s'effectue leur vie d'adoption sur une île dont ils perçoivent graduellement qu'elle sera leur refuge final, l'âpreté de la misère et la solidarité (Le gong), la place peu enviable faite aux femmes dans la société traditionnelle. Mais, à mesure que l'on avance dans le temps, avec un retour en Chine devenu illusoire, s'ébauche une littérature empreinte de culture occidentale plus axée sur la réalité et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La pensée s'affirme, les idées s'expriment.

J'ai entrepris la lecture du «Processus familial» avec une extrême curiosité. L'auteur reconnaît avoir été influencé par la culture occidentale dans la description de ce jeune homme en opposition ouverte à sa famille. Au premier abord, il apparaît comme un fils indigne car on le voit méprisant la lâcheté de son père, les faiblesses de ses parents, indifférent à son demi-frère. Et pourtant, l'émotion est palpable. On assiste impuissant à sa recherche éperdue d'un père qui a choisi de disparaître sans

laisser la moindre trace. La pudeur de l'auteur s'exprime en filigrane, où l'on devine le remords de ce fils, peut-être rongé par le doute sur des qualités méconnues du père.

Je ne me permettrai pas de juger à travers le prisme de quelques traductions la pensée d'un peuple, mais très modestement pour moi, le tableau évoqué dans l'ouvrage précité constitue une passerelle de sentiments qui lient l'occident à l'extrême-orient.

Le monde littéraire taiwanais d'aujourd'hui révèle une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nous ne nous sentons pas vraiment étrangers. Point de différences de pensée ou d'expression, point de tabous. C'est là que se reconnaît une société libre qui ne craint pas d'étonner, d'interpeller, de critiquer, une société de laquelle je me sens également faire partie. C'est cela, la particularité taiwanaise, me disais-je. Indéniablement je suis française, d'esprit européen, mais je pourrais me sentir taiwanaise tant le cœur et l'esprit communient dans un même élan vers l'ouverture à l'autre.

(本文作者為法國在台協會包美城大使夫人，中文翻譯請見次頁)

本年度「當代法國研究論文獎助金」揭曉！

本會本年度「當代法國研究論文獎助金」受獎名單揭曉！

受獎者為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鍾彩琳，其研究之碩士論文題目為：「一九六八法國五月學運中象徵物的歷史與文化意涵－對標語和圖像的解釋」，是對一九六八年法國五月學運（Mai 68）中的象徵物作出歷史性的分析與文化性的解釋。並藉由解讀學運期間的象徵物，呈現出背後的歷史與文化意涵，以求對於五月學運作出更深層的歷史性的解釋與文化性的詮釋，及對於法國當代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提供一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面向。

本次鍾同學赴法月餘時間蒐集論文相關資料，成果豐碩。本獎助金辦法可上網查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提出申請。

探索台灣文藝世界——另類文化接觸的悸動

原文：Christiane Bonneville

翻譯：梁崇民

長期以來，我伴隨著我的外交官丈夫周遊列國，最後終於來到了台灣。台灣這個名稱在我腦海之中縈繞已久，是我們嚮往已久的外派地方。但有時候，因為等的太久還等不到，只好打消這個念頭。

因此能夠來到台灣是件令人愉悅的事情。對西方人而言，台灣具有東方謎樣的色彩。我以前在大學唸書時，開始接觸東方文化，包括學習日文（之後有機會在日本居住了一段時間）和學習中文（在上海、北京、巴黎等地）。

我們每一次派駐國外時，都會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文化研究小組」，或「讀書會」，進行東西文化交流。在台灣也不例外，我也欣然加入。閱讀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當一個人在國外的時候，閱讀除了可以消遣時間之外，還可以讓人接觸到一些意想不到作品。

自從我來到台灣之後，無論是在私底下或公開場合所接觸的人，都讓我驚喜不已。我很少在國外有機會如此自在的溝通和表達。如此一來，更讓我想加強認識這個我所涉身處地的環境。我個人對中文的認知有限，而成員皆為法國女性的讀書會，要閱讀英文亦非易事，因此只好藉著法文翻譯作品來瞭解台灣文藝世界。幸好有網際網路和座落於台北市的「信鴿書局」（Le pigeonnier）提供了許多難能可貴的資料。

若無專家協助，僅僅是抽象的討論一本小說、散文，實在很難理解作者書中所描述的時

空脈絡及其想法。為了克服此一障礙，我們邀請了一些台灣同好加入我們的讀書會，以加深我們的理解和印象。我們很幸運的邀請到一些熟悉法文的大學教授加入讀書會。她們除了針對小說內容提供背景說明之外，也與我們分享其觀點、評論，並解答了我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

當代法國作家芭貝里（Muriel Barbry）女士，曾應邀來台出席其暢銷小說「刺蝟的優雅」（*Elégance du Hérisson*）中譯版發表會。在發表會上，讓我有機會認識「家變」（*Processus familial*）的作者王文興教授（Wang Wenxin）以及多位從事法文文藝作品翻譯的教授，並且獲贈了一套法文翻譯作品。從這一系列書籍之中，讓我看到了台灣過去很特別的一段歷史，包括大陸外省移民的鄉愁（參見「台北人」／*Gens de Taipei*），如何接受並適應必須長久居住在島上的事實、落後貧窮、彼此患難相助和女性在傳統社會之中所受到的弱勢待遇等等……當時間逐漸流逝，返回大陸已經無望之際，我們可以觀察到西方文化對台灣的影響愈來愈明顯，尤其是在整個社會發展層面。

我對於「家變」一書，特別好奇。作者在描述書中叛逆的年輕人時，其風格明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乍看之下，書中所描述的是個蔑視父親的兒子、父母親的無奈和主角對同母異父的弟弟之冷漠，但進一步抽絲剝繭，可以觀察到許多感性的描述。包括主角試圖尋找自己的生父，但

徒勞無功的遺憾，與繼父之間的關係等等...書中表達了許多奈人尋味的觀點和想法。

我當然不能僅從幾本翻譯作品來瞭解一個族群的想法，但上述閱讀的一些心得，希望能夠有助於表達個人對東、西方文化的觀點。

今日台灣藝文作品已不再如同以前一樣，令人感到格格不入，高深莫測。今日台灣藝文作品無論是在思想、表達風格皆與西方藝文作品無分軒輊，並且百無禁忌，無所不談。它所反映出

的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而這個經常有驚人之舉，質疑、批判的社會，也讓我有相當強烈的感受。我想，這就是台灣特質。我雖然身為法國人，具有歐洲文化背景，但有時我也會感覺到自己是台灣人，尤其是當自己敞開心胸，接觸當地文化時所感受到的悸動。

(本文翻譯為輔仁大學教授)

雨天，吃茶去

約好Mme Bonneville去坪林喝茶，大約是兩個星期以前的事，那時天氣晴朗，有時還有點炎熱，直到約定的前一天，天氣仍然一樣，沒有變化，沒想到，隔日一早醒來卻是傾盆大雨。郭代表夫人說台北雨勢很大，是否照常進行？可是Mme Bonneville既未表示取消，我們勇敢的台灣人豈可就此退卻。於是6月4日，一切計畫照常進行。

早上十點鐘左右，在法國在台協會樓下門口接了客人上車之後，便一路往坪林的方向行進。由於下雨的緣故，起初車速有點緩慢，後來從南京東路五段，步上環東大道，接北二高轉5號國道在坪林交流道下後，蜿蜒而行，不久便抵達目的地。

其實，郭夫人與基金會執行長李萍子在此之前並未與Mme Bonneville有過正式的會面，但一旦見了面，卻是一見如故。尤其是李萍子，話夾子一開便停不下來。而Mme Bonneville也是興緻高昂，一路上充滿了好奇的心情。

雨仍然斷斷續續的下著，時大時小。走進鄉村以後，四周的景物開始有了變化，看見一片片茶園在雨中靜靜的挺著，我們的心情也開始沉靜下來。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一個略具私密的茶屋，但它卻擁有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子—山水龍吟。

停好車子，我們踏著石板依坡前進，不一會兒便豁然開朗，除了四周環繞著蒼翠的山林之外，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優雅而又精緻的庭園，它混合著西方的理性與東方的禪意，在這個偏僻的山區，竟然有個如此高雅的地方，連見多識廣的Mme Bonneville也都驚嘆不已。於穿過小橋流水後，茶屋的主人已經在門口迎接我們了。

(接下頁)

(承上頁)

主人姓傅，世代居住在坪林，是一位資深的茶師。在接受過客人的一陣讚美之後，主人便開始向我們介紹茶葉的基本知識，包括茶的品質特徵、採收及製作過程、沏茶的方法等等，今天，主人為我們沏的是「紅梅茶」。據說它是一種春茶，剛採收不久，是一種幾乎充分發酵的紅茶，具有消暑的作用。主人要我們細品慢飲，充分體會它的香氣與韻味。此時，除了雨聲以外，一切都已靜止，這個世界似乎已經忘記了煩惱，從而進入了一個空靈的境界。

為了讓Mme Bonneville 充分理解台灣茶文化的精美，李萍子執行長這時是很忙碌的，她須要把這些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的東西，用她最擅長的法文，以她最精準的方式把它翻譯並表達出來，讓應邀的客人能夠完全明白其中的意味。當然，這些事情是難不了她的。

為了更進一步讓我們了解茶文化的內涵，主人把我們帶進他的一間私人密室，那裡有一個用樟木作成的茶桌，他又沏了一壺綠茶給客人品嚐，從這間茶室向窗外望去，只見庭院裡花木扶疏，綠草如茵。在這裡一邊飲茶，一邊觀景，實在是一個美好的經驗。古人有言：「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彼此。兩頭是路，吃一盞莫問東西」，說不定就是這個境界了。

其實Mme Bonneville對中文的理解是有一定程度的，雖然她在巴黎第七大學主修日文，但因曾隨先生派駐中國大陸並在當地居住六年，加上她自己的努力，以中文與國人對談，幾乎是不成問題。況且自從去年九月他的先生自汶來轉任法國在台協會主任之後，為了進一步了解台灣社會，Mme Bonneville與幾位外交官夫人更組成讀書會，研讀台灣六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這種努力融入當地社會的學習精神，的確是令人敬佩的。

在私密的茶室裡，主人除了宣揚台灣的茶文化外，一時高興，他也取出了掛在牆壁的二胡，並實地的表演了一下，這下子更引起了郭夫人及Mme Bonneville的興趣，當然她們演奏的聲音是可想而知的。

中午，主人準備了簡單而精緻的午餐，眾人在簡樸的茶屋裡，一邊聽雨，一邊觀雲，此時，只見遠山含笑，雲霧飛揚，充滿了詩意，而這時各人也發揮了最驚人的潛能與想像力，無拘無束地交換著不同文化的觀點。從生活經驗談到日常瑣事，不知不覺間，時針已經指上了四點，雖然有點欲罷不能，但是為了避免塞車，也不得不選擇離開。最後把Mme Bonneville送回法國在台協會，已經是下午五點了。

與Mme Bonneville 出遊時間雖然短暫，但卻時刻可以感受到她那謙虛而優雅的一面，這樣的人格修養相信除了受到法國出身地（阿爾薩斯南部）文化的影響外，必定也已經融入了亞洲文化的因素，畢竟除了學校的課程外，她也曾在亞洲居住多年。

證明之一是當晚七點鐘便收到她那充滿感激的電子信函，這在以往是很少經驗過的事。

巴黎，六十年代——在這座標上

謝里法

(一)

進入二十一世紀已近十年，人們對剛逝去的二十世紀這時候才有更適當的距離和從容的時間從頭到尾很完整地瀏覽一遍，對我而言不管以什麼角度看它，焦點永遠集中在六十年代，尤其是這一代畫家，在他們的生涯裡被時代的浪潮衝激到前所未有的頂點，是藝術人生少見的一次高潮。

在台灣走完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之後，年輕人的思考開始從文化的睡眠狀態中甦醒，領會到上一代虛張聲勢的吶喊原來只是自我麻醉，於是才明白藝術的生命非在此時徹底走出島嶼的思想牢獄不可，不僅是個人的出走，甚至如同一陣旋風被捲著成群越洋而去，那時的心境像放出去的风箏一旦升上天際就急於將線剪斷，與土地一了百了，回顧時只聽到為「革命」吶喊的尾音，年輕歲月裡未完成的交響曲從此離我遠去。

記得大學畢業後，走在西門町大街上每遇到熟人，總離不了一段簡短對話：「什麼時候要走？」「快了，船票才剛買到。」「恭喜！你先去，我後來，大家在巴黎見！」雖然半世紀過去，記憶中依然如昨日。

大戰結束第十五年之後的十年間，到法國的台灣畫家是繼1930年前後赴法的陳清汾、顏水龍、劉啟祥、楊三郎等，在美術史上屬於第二梯次，不同的是他們一去就抱著沒想再回來的念



頭，不如上一代有足夠的旅費只作遊學打算，而且他們為前衛藝術抱著更大興趣，異於陳清汾等僅熱衷學院沙龍，回國之後竟無人進得東京帝展，巴黎和東京畢竟是有別！第一代的留法是日本學習的延長，與日本美術牽上的線永遠不肯剪斷。到了戰後的一代已是本土受美術教育，與美國的關係較密切，在文化上日本、美國與中國之間形成拉鋸形勢，表面上看來台灣處於政治的白色高壓下，從整段的歷史來看，六十年代是黑暗的子夜，年輕人的思想已逐漸在開放中，知識青年成群出國的情形，歷史上稱之為「留學潮」，美術界裡在這時候也出走了一批今天七、八十歲的一代畫家。

我不反對有人把出生在台灣海島視為生命中的偶然，但是會來到巴黎，讓這一代的人在巴黎相會，則絕不是偶然。在台灣政治幕下隨著統治者虛張聲勢高舉革命旗幟大聲吶喊，其實並無實質的發洩，每個人心裡積壓了太多無奈來到巴黎，此時卻聽到有人大力主張「畫架的時代已該落幕」，畫家若不用畫架，又能如何？沒有了畫架還畫不畫畫！難道這就是六十年代畫家們的共同宿命！

這時候法國人因越戰而激起的反美情緒已達到高潮，對台灣來的學生正好利用機會拋開美國老大哥的價值觀。1964年是我到巴黎的第一年，看到前衛的「五月沙龍」正要揭幕，到底沒有了畫架之後畫出來的還是不是畫？其實「畫架」也不過是個象徵，用以探討另類的創作形式，讓更多的媒材決定創作方向；不久，又看到橘園的收藏展，才明白收藏原來也是一種藝術行為，所有的作品雖都是別人的作品，合在一起代表了我的時代、理念、性格、際遇和財力，等於也是我的作品，所謂收藏家在美術界所扮演的角色原來就是這樣確定的！另外就是專題展，以今天的說法就是有策展人的展覽，在瑞士我看到一個「人類探尋光的經驗」美術展，從上古一直到當代，歷經兩千年的人類美術如何在詮釋什麼是光；如何運用光的元素；如何借光來表現藝術，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方法讓光來扮演藝術的角色，策展人選擇的不是所謂的「好畫」，而是能為光「說話」的畫，於是才出現了達達主義的延續，進行多媒材的運作和裝置性的試驗，在程度上似乎已找到了巴黎藝術的表層樣貌！

這時候美術已出現更複雜的問題，人們把多年來對抽象繪畫的問題開始淡忘，甚至聽到說：抽象畫過了試驗階段才發覺它屬於不是問題的問題，創作者無須為抽象與具象而煩惱，這時候傳來美國普普藝術的粗獷怒吼震醒了夢中人。

(二)

從1950年代以來，台灣就開始有少數學美術的青年遠赴巴黎，記憶中先後有五十年代的朱德群、李芳枝、顧福生、張宏，六十年代又有葉大偉、陳錫勳、李明煌、李文謙、李明明、夏陽、蔡瑕齡、蕭明賢、陳錦芳、謝里法、廖修平、彭萬樺、徐維平、何順榜、侯錦郎、李元亨、陳昭宏、柯秀吉、張南星、江賢二、陳英德、鄧泳滂等，在這二十年間短期到巴黎遊學的還有林聖揚、孫多慈、袁樞真、陳慧坤、趙春翔、廖繼春、馬白水等任職台灣師範學院藝術系的教授。與同時期留學法國的日本畫家相比，仍然是少數，甚至不及明治時代居留在巴黎的日本畫家。除了台灣和日本，還有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越南和香港的青年來巴黎習畫，在大學城、東南亞學生中心及大學的食堂裡經常可以相遇。

在我到達巴黎之前，對法國的了解著實有限，1964年中法剛建交，聽到廣播電台每天定時有特別節目為法國人民補習中國人文歷史，我住進宿舍的那一個月，聽到的中國歷史已講到明清年間，國姓爺（鄭成功）渡海來台是我比較熟悉的一段史話；接著又逢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百週年誕辰；節目一開始就是一段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好羨慕法國對一位文學家如此敬重！

整個六十年代的法國是二次大戰英雄戴高樂將軍（Charles de Gaulle）的時代，從1958年的第五共和當了總統、1965年再度連任、1968年巴黎學運後因不信任案而辭職下台，到1970年代逝世，他的時代可以說就是我們這一代旅法畫家的時代，而戴將軍的性格充分展現在這個時代裡是不容置疑的，高呼法蘭西萬歲的氣魄對台灣來的

人已司空平常，對戴將軍的接受度幾乎高過了一般的法國青年。

1964年到巴黎時，朋友帶我到拉榭神父墓園（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探望剛過世不久，唱「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成名的女歌星伊迪絲·琵雅芙（Édith Piaf）墓地，墓前每天有那麼多仰慕者前來獻花，已經堆成一個小山丘；另一位我所熟悉的早逝藝術家克萊茵（Yves Klein），也在前一年身亡，對他的興趣令我花很長的時間到處尋找資料，去了解天才與瘋子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在台灣時已知道法國電影界的女星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早年成名的女作家莎崗（Françoise Sagan）以及存在主義作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卡謬（Albert Camus），還有新潮派電影「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名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劇作家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僅此而已。來了巴黎才對法國文化的重量級人物有些微認識，是我認真跑電影院、聽歌劇、翻閱刊物所得來的藝文常識。

六十年代發生在法國的大事情，莫過於歐洲共同市場、法國試爆原子彈、與中國的邦交、五月學運、阿爾及利亞獨立以及亞洲的越戰。相對之下台灣並沒什麼大事可言，諸如蔣介石第六次連任、《自由中國》刊物發行人雷震因組黨而判刑、「梁山伯與祝英台」轟動全島、中國文化大革命帶來的震撼、退出聯合國接連失去了邦交國、金龍少棒隊奪得世界冠軍、蔣經國在美遇刺、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

（三）

什麼樣的時代產生什麼樣的畫家，這次的展出對一位策展人而言，這樣的工作好比進行一項考

古，四十年前的時代背景下，蒐集當年這一段時空的創作遺跡（作品）展示於眾，能夠探討出什麼，作出什麼結論，對我好奇卻不敢有所期待，只能讓大家來共同回顧這一段已過去的年代。

六十年代裡，台灣到巴黎的我們渡過什麼的生活，從作品能看出多少已埋藏記憶裡層近半個世紀的往事，在展場上面對著作品時，策展人從什麼角度把深藏的記憶挖掘出土。

其實用「出土」兩個字並不十分切題，但有了「出土」的期待，才更能整合一代人的共同記憶，為這次的展出製造時間所疊積的情感，對我們能一起走過這段人生才有了感動，不僅是藝術的感動，同時是生命的感動。

六十年代裡十年的時間和巴黎的空間，在這交集點上透過畫家們的作品，將在眾人面前呈現什麼？如何才能明確掌握聯展所代表的真意，策展人如何把三十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以六十年代的共同故事來述說它們的青春葬在巴黎之後留下來研究是什麼樣的作品。如果這一次策展而能將五十年前的記憶聚集到眼前，不管是一聲讚嘆還是輕輕一笑，為展出所作的努力已經值得了。

（四）

從中國來巴黎的朱沅沅、常玉、潘玉良，日本來的藤田嗣治等，是最早在巴黎活動的東方畫家，他們在六十年代之前與台灣畫壇還是那麼遙遠，但仍然能聽到有關他們的事情，他們的作品相對於巴黎畫派，是以細線精描形塑東方人的文化特質。

接著在戰後來到巴黎的日本畫家已無以計數，中國畫家以趙無極為代表，此時已晉升畫壇的頂端，在巴黎敘情抽象的畫家當中他延續了印象派之前泰納的氣體流動感，畫面有細線穿梭其

間更突顯了風格的特色，技巧上對油畫顏料的掌握可謂巧如天工。

朱德群於1955年到巴黎時已經三十五歲，以「景昭畫像」寫實油畫獲春季沙龍銀牌獎，後來畫風改變，運用書法的筆調融合水墨繪畫的渲染，創出了個人風格，除了油畫亦從事石版畫的製作。

李文謙和葉大偉幾乎是同一時期來到巴黎，進巴黎美術學院修習油畫，皆有十分踏實的素描基礎，李文謙自述：「近日整理我六十年代在巴黎的素描，才發現中國繪畫傳統以線條表現的技法已根深在我（身上）」，在巴黎期間連續入選秋季沙龍，並為「巴黎畫裔藝術家邀請展」擔任策展人。

葉大偉以香港僑生進台灣師大藝術系，學生時代的油畫已十分受到矚目，來巴黎後在美術學院布萊恩松（Brianchon）教授畫室工作七年後，移民加拿大，作品追求造型與色調的完整性，自我要求嚴謹，構圖明確而單純，兩人都是繼趙無極之後少見的油畫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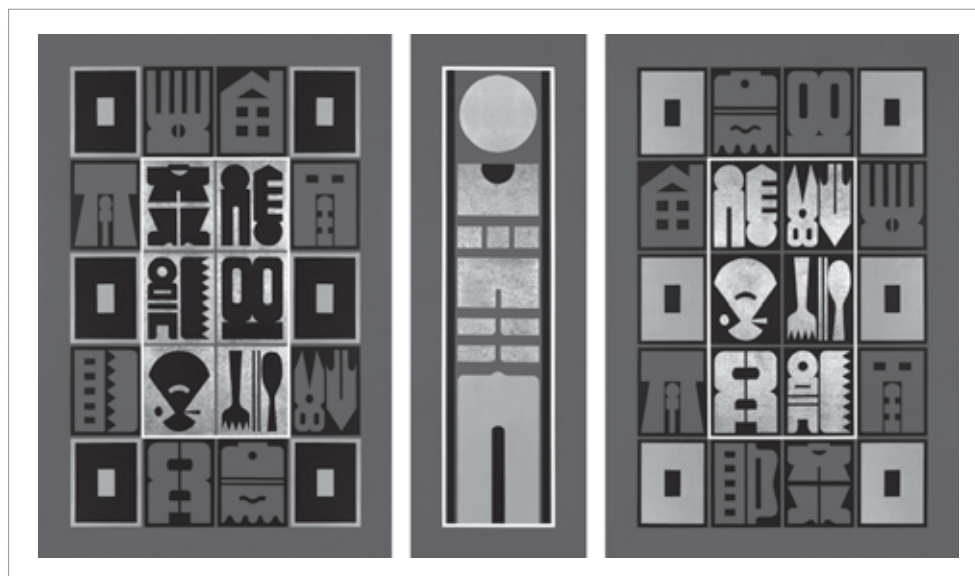
董景昭就讀台灣師大時，在學期間就到巴黎，進巴黎美院隨夏普蘭－米迪（Chapelain-Midy）習畫，作品入選冬季沙龍、獨立沙龍，並在春季沙龍獲得榮譽獎，六十年代曾經得到國際婦女畫展的巴

黎市銀牌獎，作品以寫實風景為主，筆劃色彩簡潔有力，屬巴黎生活的個人紀錄。

侯錦郎到巴黎之初，本來專心於東方佛教藝術的研究，把繪畫放在次要地位，四十幾歲後在學術上已有了成就時，因生病而無法繼續，才又回到繪畫領域，此時他也只能靠左手拿筆從事創作，以立體派的分割建構畫面，其內心深處的思維實非一般平常人所能理解，所畫人物都是現實中的角色，是本人、親人、友人、故人還是敵人，留下了一團解不開的謎。

廖修平先到日本東京教育大學進修，於1965年初來到巴黎，第一年就以油畫作品獲春季沙龍銀牌獎，不久進十七號版畫室隨海特（Hayter）學銅版畫，六十年代雖然不到三十歲，在巴黎畫壇的參與已非常活躍，出品最有代表性的前衛畫展五月沙龍及大阪萬國博覽會美術展，旅法期間一直進駐在國際藝術村，直到回國任教，作品以東方民俗造型為範本進行演變，有很強的象徵性和暗示性，尤其他的版畫對七十年代的台灣產生啟蒙作用，這方面的貢獻無人可以相比。

夏陽是個才華很高的藝術家，從未進過學院，早年受李仲生的啟迪對其一生有多大影響，尚難以



評估，但卻是他唯一的師長。日後出現的所謂「毛毛人」與李老師是否有相關，也是值得後人去聯想。他的畫是個舞台，把所有人物，包括他自己化成全身長毛的角色，登上舞台去演出，所以有人說他的畫是戲劇性的也不為過，美術史上夏陽在東方畫壇的代表性如今已經可以肯定。

江賢二於1967年抵達巴黎，第二年轉往紐約，曾於1965年參加過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因為居留巴黎時間較短，尚難掌握其創作情形，近年回國在誠品畫廊展出十分受到行家重視，是他藝術生涯的另一個起步，2007年「平面與空間」個展由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對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有很大的肯定。

李元亨在巴黎期間熱心參與法蘭西沙龍展，有很高的成就，作品始終堅持浪漫的寫實風格，早年建立的結實素描功力所畫的裸女群像，是他一生創作的最大特色，充分表現了浪漫的詩境和他為人的優雅性格十分相稱。

陳錦芳是台大外文系高材生，1963年考取法國政府獎學金赴法留學，獲巴黎大學現代法國文學碩士及現代美術史博士，同時在巴黎藝術學院深造七年，藝術創作與文化研究並行，在巴黎時即發表「五次元世界文化觀」，並創導「新意象派」，1975年遷往紐約，作品強調寬容及和平理念，獲各國藝術界關注。



六十年代裡還有兩位短期居留巴黎的前輩席德進和陳慧坤，於來到巴黎之前風格已大抵成熟，法國文化對兩人的影響只是加深了對當代藝術的認知，也更堅定了對創作的信心。回國之後都在學院任教，向下一代作現代藝術理念的詮釋，對以後台灣美術的發展功不可沒。席德進的水彩日後成為台灣水彩畫的典範，表現台灣鄉間的民俗風情和日治時代的立石鐵臣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一點無疑是奠定了兩人在藝術上的永恆價值。

陳慧坤以塞尚的詮釋者自居，從文字撰述和實際創作循塞尚原理去追尋，僅淡水的一條斜坡路足以進行無止境的演繹，這種研究的精神，在今天台灣畫壇上又是一種典範，老年之後作品越畫越好，和侯錦郎一樣，其深藏內在精神面值得後人一再地去探討。

作為策展人的我，提出回台北之後所作油畫，是對當前都市景象的反映，用黑來詮釋個人面對台北都會生活的心境。多年來對於自己的畫總認為在畫中已經什麼都說了，不必再借文字去多說什麼。

雖然稱這個展覽叫聯展，更恰當的說法我寧願說是一代人共同的回顧，當年我們一起把青春葬在巴黎，只為了藝術，最後獲得的是一生中最美的一段回憶。

六十年代不管這個世界有過什麼大轉變，至少我們這一代在這十年當中脫胎換骨，來到巴黎之後才終於選擇了更明確而堅定的藝術人生。

巴黎，六十年代，在我們這一生中已經不可分開，因為在這裡我們一起成長過來。

（本文作者為畫家、作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兼任教授，本文取自於畫展專輯）

台北的巴黎風

——參觀「60年代旅巴黎台灣畫家展」有感

鐘友聯

炎熱的午後，台北的天空萬里無雲，我流連在國父紀念館的各個展覽場，享受藝術的清涼。

中山畫廊展出的「60年代旅巴黎台灣畫家展」，主題鮮明有趣，特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這個畫展，展出當年留學巴黎，廖修平等十三位畫家的作品。

我說這個畫展的主題鮮明有趣，主要是因為我發現了，這是三條經緯線交會在一起，而形成的一個畫展，很特別，與一般的，十個畫家聯合舉辦的畫展，當然是大異其趣的。

60年代，留學巴黎，台灣畫家，這三個條件，是參展畫家必備的條件。60年代距離現在，已算是相當久遠了，當年留學巴黎的畫家，可能很多，可是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大家分散各地，或許失去聯絡，如今相隔近五十年，在2009年的七月，竟又能相聚在一起，舉辦畫展，這是多麼難得啊！世事無常，而大家又能不斷地在畫藝上精進，真是難得啊！

60年代的台灣，各方面都不算進步，經濟也算落後，只能說是蓄足能量，正準備起飛的時候，在這樣的年代，能夠出國，到歐洲留學，那是多麼不容易啊！他們都是國家的精英份子，傑出人才。而60年代，台灣的處境並不好，中法關係不穩定，1964年中法斷交了，當年留學生的處境，必然是更加困苦了。留學生，動心忍性，心性得到磨練，在畫藝上昇華了，形成一股創作的力量，所以他們能屹立不搖，成為畫壇知名的畫家。



巴黎是個浪漫的，藝術之都，從過去到現在，凡是想學藝術，或是想進入藝術這個領域的人，必要參訪的地方。巴黎似乎是獨領風騷，引領世界的藝術風潮，各種前衛的畫派，畫風，都是從巴黎產生，不到巴黎，好像就無法與國際接軌。國際觀是有必要的，但是並不一定非巴黎不可。我內心是這樣想的。

這次我看到這些資深畫家，他們還是掌握繪畫的基本元素，他們並沒有放棄畫布，還是用筆，用顏料。創作，創意，並不是一定要標奇立異，把古怪當創新。這讓我發現台灣畫家腳踏實地的精神。

60年代，留學巴黎，台灣畫家，這三個元素交會形成的畫展，可以看出台灣藝術家的典範，那是一步一腳印，務實的精神，唯有腳踏實地才能走更久遠的路。

這是個難得的畫展，讓我陷入了沈思。

（本文作者，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曾在台大講授中國哲學，文化大學講授理則學。）

Le slam 誦詩比試

張亞麗

說明：

《Le slam est peut-être un art, le slam est peut-être un mouvement, le slam est sûrement un Moment …… Un moment d'écoute, un moment de tolérance, un moment de rencontres, un moment de partage.》
(Grand Corps Malade)

Le slam或許是一種藝術，le slam或許是一種運動，le slam絕對是一個片刻……傾聽的片刻、寬容的片刻、交會的片刻、分享的片刻。（出自法國當前在le slam方面表現最為傑出的Grand Corps Malade／大病體）

Le slam誦詩比試興起於1984年的芝加哥。由喜愛寫詩的工地包工Marc Smith所開創。他希望以遊戲的方式讓更多人能夠站出來以口語詩的方式自由地表達自己想表達的一切。這項觀眾即演員即裁判的誦詩活動可視為一種推翻了過去藝人、觀眾與裁判之間藩籬的行為藝術。雖然活動名之為比試，事實上大家群聚一堂的主要目的在於彼此分享之喜悅。原本在酒吧舉行的這種「平民」口語詩活動，現已擴展到世界各地，而且進入到文化中心、圖書館、學校、養老院、節慶、街頭等等許多不同場合。

在九零年代傳入法國的Le slam，至今已演變出一種備受群眾喜愛的結合了音樂與口語詩的新藝術形式。其中最具天賦者像Grand Corps Malade

或是Abd Al Malik這三年來陸續在法國音樂獎上榮獲最高榮譽。由於他們敘述的內容很能反映出一個大都會裡種種社群、種族、宗教、代溝等社會問題，因此享有都市詩人或是都市音樂之美稱。而Grand Corps Malade的口語詩也已收錄至法國中學生的法文教材裡。以下先介紹Grand Corps Malade兩首搭配了音樂的誦詩：〈Comme une évidence/那樣明顯〉與〈Je viens de là/我從那裡來〉。前者是一首可以與Edith Piaf的〈L'hymne à l'amour/愛的頌歌〉比美的情詩；後者則是一首充滿了感性的自述詩，對法國文化不熟悉的異國人士可藉由clip短片增進對這首詩的瞭解。逐譯方面採取儘量貼近原文用字與語法結構，以便較忠實的呈現原作風貌。

<http://www.grandcorpsmalade.com/accueil.htm>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54cct_grand-corps-malade-comme-une-eviden_music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6zie7_grand-corps-malade-je-viens-de-la_music

〈Comme une évidence／那樣明顯〉

*En fait, ça fait un moment que se croisent dans ma tête
事實上，已經有一段時間，在我的腦海裡交會著
Des mots et des douceurs qui pourraient faire un texte
一些字和一些溫柔，它們可以成為一篇文章*

Un truc un peu différent, je crois que ça parlerait d'elle
一篇不大一樣的東西，我相信會是在談她

Faut avouer que dans mon quotidien, elle a mis un beau bordel

我得承認她為我的生活帶來了一場美麗的混亂

Mais j'ai un gros souci, j'ai peur que mes potes se marrent

但我有個大煩惱，我害怕我那幫朋友嘲笑我

Qu'ils me disent que je m'affiche, qu'ils me traitent de canard

說我在招搖，且待我如跛鴨^{註1}

C'est cette pudeur misogyne, croire que la fierté part en fumée

那種不容猥褻的輕視女人的心態，以為傲氣會化為烏有

Quand t'ouvres un peu ton coeur, mais moi cette fois je veux assumer

一旦打開了一點你的心，可這回我願意要承擔

J'ai un autre problème, il est peut-être encore plus lourd
另外還有個問題，它或許更嚴重

C'est que t'as pas droit à l'erreur quand t'écris un texte d'amour

那就是你沒有權力犯錯當你寫一篇關於愛的文章時

Moi, les trois prochains couplets, je voudraient que ça soit des bombes

一開始（的幾行）我就希望它們像炸彈

Si j'écris un texte sur elle, je voudrais que ça soit le plus beau du monde

如果要寫一篇關於她的文章，我希望那是世上最美的一篇

Elle mérite pas un texte moyen, j'ai la pression, ça craint
一篇平淡的文章配不上她，我備感壓力，可真不好過

Fini de faire l'intéressant, avec mes voyages en train

別再想出風頭了，以我那些「火車之旅」^{註2}

Là c'est loin d'être évident, moi je sais pas comment on fait

現在這篇真沒那麼容易，我真不知大家是如何在做

Pour décrire ses sentiments, quand on vit avec une fée
如何描寫他的情感，當我們和仙女一起生活的時候

Il faut avouer qu'elle a des yeux, ils sont même pas homologués

我得承認她有眼睛，但它們甚至不合標準

Des fois ils sont verts, des fois jaunes, je crois même que la nuit ils sont violets

有時它們是綠色，有時它們是黃色，我甚至相信夜間它們是紫色

Quand je m'enfonce dans son regard, je perds le "la" je touche plus le sol

當我深入到她眼裡的時候，我也失去了平衡且飄然而起

Je me perds profondément, et j'oublie exprès ma boussole

徹底的迷失，而我刻意遺忘我的羅盤

Depuis que je la connais, je ressens des trucs hallucinants

自從認識她，我便感受到一些驚人的東西

Je me dis souvent que j'ai eu de la chance de lui avoir plu, sinon

我常對自己說我多幸運讓她喜歡上了我，否則

J'aurais jamais su qu'un rire pouvait arrêter la Terre tourner

我永遠不會知道一個微笑就能讓地球停止轉動

J'aurais jamais su qu'un regard pouvait habiller mes journées

我永遠不會知道一個目光就能籠罩住我所有的時光

Je comprends pas tout ce qui se passe, y a pleins de trucs incohérents

我不懂發生的這一切，交雜著太多的混亂

Depuis qu'elle est là rien n'a changé, mais tout est différent

自從她的出現一切並沒有改變，但一切也都不同了
Elle m'apporte trop de désordre, et tellement de stabilité

她帶給我太多的不安，以及如此多的穩定
Ce que je préfère c'est sa force, mais le mieux c'est sa fragilité

我喜歡的是她的力量，但更歡喜的是她的脆弱
Ce n'est pas un texte de plus, ce n'est pas juste un poème
這不是又多了一篇文章，這也不僅是一首詩

Parfois elle aime mes mots, mais cette fois c'est elle que mes mots aiment

有時她愛我的字，但這回是我的字愛上了她
Je l'ai dans la tête comme une mélodie, alors mes envies dansent

她像一首旋律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於是我的欲望隨之起舞

Dans notre histoire rien n'est écrit, mais tout sonne comme une évidence

我們的故事什麼都還沒被寫下，但一切都已像當然爾地在唱合

J'ai redécouvert comme ça réchauffe d'avoir des sentiments

我重新發現感情讓人多振作

Mais si tu me dis que c'est beaucoup mieux de vivre sans, tu mens

如你對我說沒有它更好，那你是在說謊

Alors je les met en mots et tant pis si mes potes me chambrent

所以我把它們變換成字，朋友要笑就由他們去吧

Moi je m'en fous, chez moi y a une sirène qui dort dans ma chambre

無需介意，我家有個美人魚睡在我的房間裡

J'avais une vie de chat sauvage, elle l'a réduite en cendres
我過去野貓一樣的生活，她已將它化為灰燼

J'ai découvert un bonheur tout simple, c'est juste qu'on aime être ensemble

我找到一種很簡單的幸福，那就是我們喜歡在一起
On ne calcul pas les démons du passé, on n'a pas peur d'eux

我們不數算過去的惡魔，我們不怕它們
Moi si un jour j'suis un couple, je voudrais être nous deux

如有一天我要定下來，我希望那是我們倆
Ya des sourires et des soupîres, y a des fou rires à en mourir

有微笑有嘆息，還有讓人痛快的笑
On peut s'ouvrir et s'en rougir, déjà se nourrir de nos souvenirs

我們可以剖開自己而且會臉紅，因為裡面已經充滿了我們的回憶
Les pièges de l'avenir nous attendent, mais on n'a pas peur d'eux

未來的陷阱在等我們，但我們並不怕

Moi si un jour j'suis un couple, je voudrais être nous deux

如有一天我要定下來，我希望那是我們倆

Et si c'est vrai que les mots sont la voix de l'émotion
如果這是真的，字是情感的聲音

Les miens prennent la parole pour nous montrer sa direction
那麼我的字將出聲以為我們指引方向

J'ai quitté le quai pour un train spécial, un TGV palace
我離開月台登上一列特等班車，一列皇家級的高鐵

On roule à 1000km/h, au dessus de la mer, en première classe

我們在頭等車廂，以1000公里的時速前行，於海之上

Et si c'est vrai que les mots sont la voix de l'émotion
如果這是真的，字是情感的聲音

Les miens prennent la parole pour nous montrer sa direction

那麼我的字將出聲以為我們指引方向

J'ai quitté le quai pour un train spécial, un TGV palace

我離開月台登上一列特等班車，一列皇家級的高鐵

On roule à 1000km/h, au dessus de la mer, en première classe

我們在頭等車廂，以1000公里的時速前行，於海之上

〈Je viens de là／我從那裡來〉

On peut pas vraiment dire qu'on choisit son lieu de naissance

我們真的無法說我們能選擇自己的出生地

Ce que vont découvrir petit à petit les cinq sens

五種官能會慢慢地發覺些什麼

Moi un jour mes parents ont posé leurs valises, alors voilà

有一天我的父母放下了他們的行囊，這一來

Ce sont ces trottoirs qu'ont vu mes premiers pas

目睹我第一步的就成了這些人行道

J viens de là où les mecs traînent en bande pour tromper l'ennuie

我從男人結夥遊蕩以免無聊的那裡來

J viens de là où en bas ça joue au foot au milieu de la nuit

我從半夜樓下還在踢足球的那裡來

J viens de là où on fait attention à la marque de ses textiles

我從大家講究衣服品牌的那裡來

Et même si on les achète au marché on plaisante pas avec le style

即使買自市場對於設計我們可不玩笑

J viens de là où le langage est en permanente évolution:

我從語言不斷在變化的那裡來

Verlan, rebeu, argot, gros processus de création

費浪^{註3}、胡伯^{註4}、俚語：創造的大過程

Chez nous les chercheurs, les linguistes viennent prendre des rendez-vous

研究人員、語言學家來我們這裡做研究

On a pas tout le temps le même dictionnaire, mais on a plus de mots que vous

我們的字典不是總相同，我們的字彙卻較你們多

J viens de là où les jeunes ont tous une maîtrise de vannes,

我從年輕人都善說刺耳話的那裡來

Un DEA de chambrettes, une répartie jamais en panne

人人擁有譏諷的高等研究學位^{註5}，從來不會故障的「回嘴」與「應答」

Intelligence de la rue, de la démerde du quotidien

街上練來的聰明，生活裡養成的精明

Appelle ça comme tu veux, mais pour nous carotter tiens-toi bien

你可任意稱它，但想要弄我們你可得給我站好

On jure sur la tête de sa mère à l'âge de neuf ans

我們九歲就拿媽媽的腦袋來發誓

On a l'insulte facile mais un vocabulaire innovant

我們罵人容易但字彙新穎

J viens de là où dans les premières soirées ça danse déjà le break

我從一開始參加舞會就跳「地板」的那裡來

J viens de là où nos premiers rendez-vous s'passent autour d'un grec

我從初始的約會都圍繞在希臘人身邊的那裡來^{註6}

J viens de là où on aime le rap, cette musique qui transpire

我從大家喜愛饒舌的那裡來，那種會流汗
Qui sent le vrai, qui transmet, qui témoigne, qui respire

散發「真」，能傳達、證明、與呼吸的音樂
J'viens de là où y'a du gros son et pas mal de rimes amers

我從聲音粗俗韻腳尖苛的那裡來
J'viens de là où ça choque personne qu'un groupe s'appelle nique ta mère

我從樂團叫「跟你媽睡」都不會讓人吃驚的那裡來

REFRAIN覆誦

J'viens de là et je kiff ça malgré tout ce qu'on en pense

我從那裡來而且很歡喜儘管人們對它的一切想法

À chacun son territoire, à chacun sa France

每個人有他的版圖，他的「法國」

Si je rends hommage à ces lieux à chaque expiration

如果我向這些地方致敬在每次呼吸的時候

C'est que c'est ici que j'ai puisé toute mon inspiration

那是因為它們是我汲取我所有靈感的地方

J'viens de là où dès douze ans la tentation t'fait des appels

我從十一歲誘惑就向你召喚的那裡來

Du business illicite et des magouilles à l'appel

不合法的勾當、詭計在召喚

J'viens de là où il est trop facile de prendre la mauvaise route

我從輕易就會走上歧途的那裡來

Et pour choisir son chemin faut écarter pas mal de doutes

而想選擇自己的路可得擺脫不少的疑惑

J'viens de là où la violence est une voisine bien familière;

我從暴力就像一位熟悉的鄰人那裡來

Un mec qui saigne dans la cour d'école c'est une image hebdomadaire

校園裡一個傢伙頭破血流那是每週的畫面

J'viens de là où trop souvent un paquet de sales gamins

我從一大落的髒小孩

Trouvent leur argent de poche en arrachant des sacs à main

常以搶錢做為零用的那裡來

J'viens de là où on d'vient sportif, artiste, chanteur

我從小孩變成運動員、藝術家、歌手

Mais aussi avocat, fonctionnaire ou cadre supérieur

律師、官員、高級主管的那裡來

Surtout te trompe pas j'ai encore plein de métier sur ma liste

可別弄錯我在清單上還有一大堆的職業

Évite les idées toutes faites et les clichés de journalistes

請避免成見以及記者的陳詞

J'viens de là où on échange, j'viens de là où on se mélange

我從人們交流，人們雜集的地方來

Moi c'est l'absence de bruits et d'odeurs qui m'dérange

讓我不安的是少了聲音和氣味

J'viens de là où l'arc en ciel n'a pas six couleurs mais dix-huit

我從彩虹顏色不是六種而是十二種的地方來

J'viens de là où la France est un pays cosmopolite

我從種族多元的那個法國來

J'viens de là où plus qu'ailleurs il existe une vraie énergie

那裡有比其它地方更存在的一種真正的毅力

*J'ressens vraiment ce truc là, c'est pas de la
démagogie*

我真的感受得到它，這可不是煽情

On n'a pas le monopole du mérite, ni le monopole de l'envie

我們沒有成就的專利、欲望的專利

*Mais dlà où jviens c'est certain c'est une bonne école
de la vie*

但我來的那裡可肯定的是那是一所生活的好學校

*J'viens de là où on est un peu méfiant et trop souvent
parano*

我來的那裡人們有些多疑尤其患有偏執

*On croit souvent qu'on nous aime pas, mais c'est
ptêtre pas complètement faux*

大家常認為別人不愛我們，這或許並不完全有錯

*Il faut voir à la télé comment on parle de là où
jviens*

該看看電視大家是如何在談我來的那裡

*Si jamais j'connaisais pas j'y emmènerais même pas
mon chien*

要是我不清楚我甚至連狗都不願意帶過去

REFRAIN覆誦

J'viens de là et je kiff ça malgré tout ce qu'on en pense

我從那裡來而且很歡喜儘管人們對它的一切想法

À chacun son territoire, à chacun sa France

每個人有他的版圖，他的「法國」

Si je rends hommage à ces lieux à chaque expiration

如果我向這些地方致敬在每次呼吸的時候

C'est que c'est ici que j'ai puisé toute mon inspiration

那是因為它們是我汲取我所有靈感的地方

*J'viens de là où comme partout quand on dort on fait
des rêves*

我從那裡來就像任何地方睡眠中我們也有夢

*J'viens de là où des gens naissent, des gens s'aiment,
des gens crèvent*

我從那裡來人們出生、人們相愛、人們死亡

*Tu vois bien dlà où j'viens c'est comme tout endroit
sur terre*

你看我來的地方就像世間的任何地方

C'est juste une ptite région qu'a un sacré caractère

那只是一個頗有特質的小地方

J'viens d'là où on est fier de raconter d'où l'on vient

我從人們以敘述自己出身為榮的那裡來

*j'sais pas pourquoi mais c'est comme ça on est tous
un peu chauvin*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可就是這樣我們每個人都有點
沙文

*J'aurais pu vivre autre chose ailleurs c'est tant pis ou
c'est tant mieux*

或許我在它方可以歷經它事這或許可惜或許更好

*C'est ici que j'ai grandi, que j'me suis construit jviens
de la banlieue.*

但我在這裡成長，在這裡茁壯我來自郊區。

(本文作者為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註解：

1. 法國有以「跛鴨」來指稱一個家庭裡與其他成員很不相同的那一位。而作者本身正是跛腳的殘障人士。
2. 〈Les voyages en train/火車之旅〉是作者更先前的一首備受喜愛的誦詩。
3. Verlan是將音節顛倒的文字遊戲，像浪費說成費浪。
4. Rebeu為beur的verlan，意指移民法國的北非阿拉伯人後裔。Beur本身即是阿拉伯arabe這個字的verlan。
5. DEA/高等深入研究文憑是碩士之上的學位，上句末尾的maîtrise除了有精通、善於之意，也是法文的碩士學位。
6. 在希臘人販賣三明治或是羊肉串的小攤、小舖消費。

羅浮宮謎情——孤獨眼神的寓意畫

鄭治桂



2008年的情人節，台北國際書展開幕片〈羅浮宮迷情〉（*Ce que mes yeux ont vu*, 2007）藝術氣息濃厚；繼近年〈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 2006），〈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2003），〈盜走達文西〉（*Vince*, 2004）名畫電影之後，這部法國導演羅宏巴提亞的（*Laurent Bartillart*）第一部劇情長片，創造了一張法國畫家華鐸未曾面世的畫作，為注視法國繪畫的眼光，投射了一個謎樣的視角。

這部片子跟羅浮宮的關係大概就是博物館修復科技（*Restauration*）的協助與示範，它實質上是一部懸疑的「華鐸謎情」（*Mystère de Watteau*）。

看見華鐸

1707-1712年間，三百年前一個懸疑的洛可可年代——華鐸（*Antoine Watteau*, 1684-1721）人生中的最後5年，隱藏了一個什麼秘密，在畫裡？華鐸，他的成名作〈航向西堤島〉（*Pèlerinage à l'île de Cythère*, 1717）懸掛在羅浮宮中，位居洛可可（*Rococo*）繪畫高峰的象徵；這位以「雅宴」（*fête galante*）畫聞名的畫家，他一生描繪了許多宮廷園邸的愛情戲碼，他的畫裏不斷出現許多相似的美女背影，優柔細膩，身影迷濛的令人好奇，她可是畫家心愛的神秘女子？沒有人知道她的真面目。

觀畫者視線的投射與散放，有如縱橫畫面的透視線條，交錯聚散，而終將集聚於空間極遠方的一個交點，那個視線聚焦之處，也正是畫面上的一個消失點。如同本片另一個英文片名「消失點」（*The Vanishing Point*），華鐸畫面聚焦之處，浮現出神秘女子的纖美背影，吸引著觀者的好奇視線。

一個少不更事的，率直的藝術史女學生露西（*Lucie*），視線被這畫裏謎一樣的女人背影牢牢鎖住，心思被一張畫裏從未轉過來面容所糾纏，到底是源於藝術史的熱情，還是被一個覆蓋住的真相所籠罩而無法擺脫。

露西的眼睛看見了什麼？她的父親在攀登K2峰的時候罹難，屍體掩蓋在白雪之下，始終未曾

尋獲。一張山難剪報貼在露西的筆記本裏，一張露西跟父親（Alain Audibert）合影的照片貼在牆上，在她苦思而無法成眠的凌晨4：43，露西瞥見那張照片，對於父親的懷念和華鐸畫面底層的真相的好奇似乎交纏不清了。

早在露西之前，藝術史教授杜薩（Jean Dussart）早就探索過華鐸的女子面目之謎。

「為什麼選擇（華鐸）這個題目？」教授問她

「不知道」。

「為什麼選我當指導教授？」

「同學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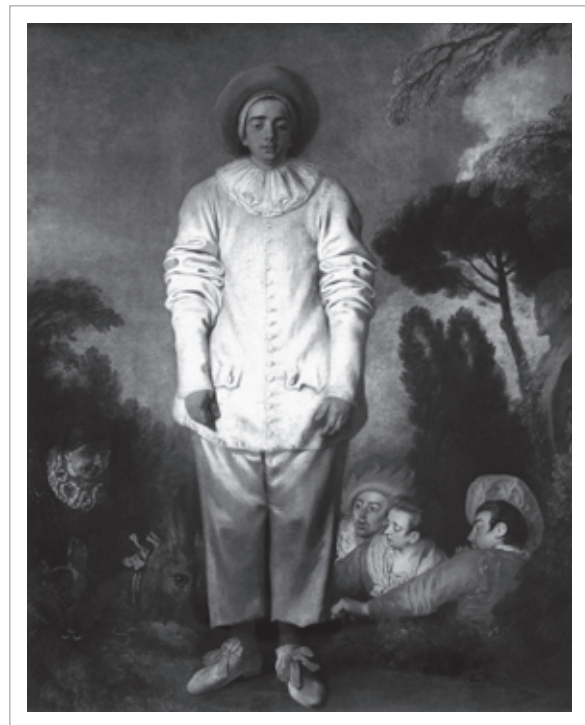
露西說不出為什麼要選擇華鐸與他的教授，這也許並不全然是一種衝動，她似乎被下了咒語，被一個掩蓋在表面之下的謎底深深地吸引著。如同高峰白雪之下的父親，和熱鬧街頭中無聲無息靜默站立在囂鬧人群中默劇演員，宛如一個意念的糾纏，或者是忘卻自身的一種追尋，追隨某種不明就裡的感覺。

在課堂上，露西看著筆記做報告，幻燈片秀出消失點集中在畫心中的女子背影，大膽指出歌劇院中包廂的位置，大膽假設華鐸傾心於注視著他所熱愛的女伶夏洛特·德瑪（Charlotte Desmar）小姐，這一切看在杜薩的眼裡猶如偵探小說般的無稽——除非以素描真跡來證明這一切，不然純屬臆測。這是師生的第一次衝突。

之後，露西到教授家，發現自己的大膽假設早已經出現在教授二十年前的著作中。露西驚訝於教授把著作拿出來提供給她參考，並且出示華鐸的素描原作收藏，彷彿不知為什麼選擇了教授的魯莽的她，已被教授選中為親近的學生，卻不解的問：「你為什麼要我到你家來上課？」

然而，早在第一次在教授家時，一張華鐸的畫作〈小丑吉爾〉（Pierrot, Gilles, 1718-1719）已經讓教授知道這是個別具眼光的女孩。露西看到〈小丑吉爾〉的一雙眼睛，就是畫家華鐸望向觀眾的眼神，她「從他的眼裡看到孤獨」，還看見吉爾雙手表情，看見邊角上不起眼的驢子，看出「驢子眼神就是華鐸的眼神」，「是他看得見人們，人們卻看不見他」的孤獨的眼神。她雖身在迷宮中看不見自己，卻彷彿說出孤獨的處境——如同露西看見華鐸的眼神，看見街頭的默劇演員，如同他們看見她；孤獨教他們彼此看見對方。

隔日，露西對同學嘉宏思（Garance）談起初識的男友文森（Vincent）說「他有一雙漂亮的眼睛」。眼睛，就是本片片名「我眼所見」（Ce que mes yeux ont vu），幻影與真相的聚焦之處。





情結與謎底

教授與露西第三次照面在圖書館，露西逐漸發現些什麼，教授過來問他研究進展，總是受批評的學生帶著防衛的姿態說，目前還沒有成果，經過教授鼓勵，談起新的發現，又再次受到冷峻的批評，這樣的衝突逐漸形成露西不堪忍受的壓力，也誘導觀眾加強感受露西的孤獨與直覺。

觀眾和露西一樣不會明白教授的嚴格與妥協的批評，掩藏著從初見面交遞名片時就已包含了的測試、期望，與欣賞，也許還有忌妒的矛盾情結。這些揉雜了期望與忌妒的複雜的情感，終於在教授來探視，而露西拒絕讓他進門，針鋒相對於家門口引發嚴重的衝突。然而，教授一段暗示華鐸愛情之謎的詛咒，與自身遺憾的告白，卻流露了彷彿父親角色的關心。想念父親的露西，對缺席已久的父親角色既渴望卻又交纏了不滿的情結，也投射在杜薩教授身上嗎？身兼編劇的導演的答案並不那麼簡單，圍繞著露西的角色，沒有一份關係是完全清楚而單純的，猶如意識與潛意識的難以分割。

直到露西因為新發現，尋求畫作掃描許可，而教授拒絕簽名的學校鬧場事件，終於造成師生

間無可挽回的決裂。導演讓忽視學院方法學、研究步驟，與證據原則的露西，終於被體制排除；孤獨的她，要追尋真相，只剩下直覺，這是導演探測真相的寓意嗎？

「感情只能用在生活，不是工作！」杜薩教授說，露西似乎一點也不同意，而研究華鐸遭遇瓶頸的教授，恐怕一直要到最後親眼看見她找到的證據才會相信，或許是一種情感的需求，驅策她找出答案，把真相揭露在對他又愛又恨的教授眼前。

露西憑藉的其實不是理性，而是近乎衝動的直覺，理性能夠獲得知識，但終究將杜薩教授阻擋在曖昧的真相之前，而無法再向前進；能夠穿透重重幻影和迷障的，其實是熱情，是衝動，是深不自知的情感；但露西類似毅力的執著，卻又似乎是一種非屬毅力的熱情，無寧說是把自己攪入漩渦中不可自拔的，一種莫可明狀的，如中蠱般被糾纏的意念。

導演從一開始就誘導觀眾進入藝術史的框架裡，藉著一個孩子氣的大學生，逐漸散放不可抗拒的非理性力量，一種連她自己無法擺脫的執迷，附靈在華鐸一張隱藏秘密的畫作上。

藝術史，在受過藝術史學院訓練的導演他第一部電影中，是個弔詭的命題。

嚴格定義的藝術史，是歷史和考古學的雙重領域，是從作品著眼，卻從文獻著手的一門「科學」。藝術是創造，藝術史不創造；它挖掘證據，還原真相——不可能的真相：創作的動機、情感的起源。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已用「詩比歷史更真實」的借喻，為歷史探求真相的侷限留下警語。

露西這個與自身性格矛盾的藝術史學生身分，從一開始，就讓追尋真相的歷程，拉鋸成一場與現實世界衝突的孤獨之旅，唯有聾啞的文森，和藉著驢子之眼與她相視的畫裏華鐸，似乎不斷召喚著她的感覺。她像隻黑夜中孤獨的獵犬，憑著靈敏的嗅覺，在人群中左竄右撞的，抵抗著教授的嚴峻批評，面對房東驅趕的警告，母親不借錢的漠然……。這些，她都沒看見嗎？

而文森卻引導她聽見鬧市中地底潛伏的河流。導演找了默劇大師卓別林（Chaplin）的曾孫提耶賀（James Thierrée）演出聾啞街頭藝人文森，是一個向無聲語言致敬的寓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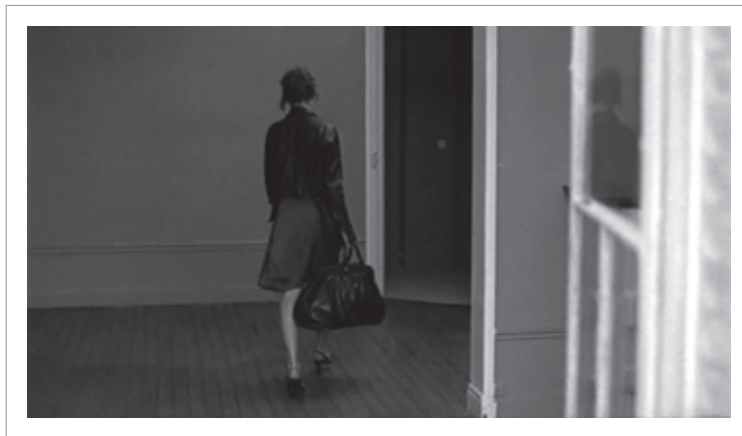
文森是露西的鬼魂，文森就是另一個她，是她幽暗內心中的聲音；導演訴諸靈感與神秘感，沒有交代理由的經由文森，交給她一張追尋到華鐸畫作而一步步揭露謎底的照片，引導她去看見那看不見的自己——她那從不拉開窗簾的屋內，滿牆的照片卻拼不出完整的華鐸；

文森黑暗的屋內牆上，他卻拼貼出透明玻璃屋裡完整的她。這一幕戲是，露西前往文森偏僻的家中發現的；沿途的孤寂感，宛如獨自揭露潛在意識的深藍色調，也如鋼琴配樂冷清零落的鍵盤，清脆而孤獨；清冷卻懸疑的氣息對照起露西圖像紛雜的屋內單純的黑暗，彷彿是意識深層的形影對映。

雙眼所見——希望看見的，與眼前始終看不到的。

起初漠然，連500歐元房租也不借的母親，意外的願意考慮露西的5000元借款，若露西把父親的懷表給她！對母親說出「妳從來不希望我們(我與爸爸)來劇院」的露希，放棄了借錢。離去前，嬌小的她向母親借了一件稍嫌過長的洋裝前往拍賣場，她始終不像充滿女人味的演員母親。

露西在離開劇場前，後看見舞臺上的母親在幕落下時與情人擁吻，他雙眼所見，心底的情感起伏，卻不形諸於色，只留下一個鏡頭切換前的眼神，宛如看見了華鐸單戀的女伶夏洛特（Charlotte）在幕降之後，畫家所看不見的舞台後那一面。許多事露西看在眼裡，映在腦子裡、在心裏全部糾結在一塊兒，哪些是遺憾？哪些是困惑？哪些又是心裡的補償？哪些又是找到華鐸秘密的靈感？孩子氣的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終將讓導演一一解開後，卻又再佈上謎面。



導演逐步細膩的解開露西的情結，似乎又同時留下伏筆，讓命運完全無法解釋。他讓露西終於賣掉始終不肯讓給母親的父親的懷錶，換取她揭開掩藏謎團的機會，同時也擺脫思慕情結與華鐸謎底的雙重糾纏。然而文森的猝然消逝，卻又將形成另一個情結，教孤獨的她情感上終究有一塊缺憾。

聾啞藝人看見

露西的房間牆上桌上地上貼滿了華鐸畫作的局部照片、掃描解析、地圖與文件，她穿梭在心不在焉的工作與忘我的研究之間，形容疲憊的她，從來不注意外表。她失序的生活，竟讓高傲的教授主動前來關心，一種來自長者的關懷與對研究的關心，卻讓露西衝動地強化了他對教授忌妒並窺探她研究進展的反感，這不但強烈而直率地發洩了從一開始到眼前他所蓄積對教授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透過教授之口以自身經驗（失去最愛）的勸解，暗示沉迷在華鐸真相的追逐是一個詛咒的預言。此時的露西卻聽不下勸告，忽視房東的警告，著了魔般的追查線索。一切客觀的條件，顯示出孤立無援的她憑藉著既非知識、亦非理性，而是一種近乎衝動的，牽繫著她生命力的情感。

似乎除了文森，這個聾啞的街頭藝人，沒有人會知道她的意念、她的世界，只有曾經進到她封閉室內的文森，翻閱到她筆記本中，孩子氣的塗鴉以及父親山難的剪報，在她醉倒扶上床後，悄悄離開。

她對於文森（Vincnet）的感情也似乎處在一種無聲的眼神傳遞，卻始終未曾真正確認的懸疑之間。夾雜在母親與父親之間的情結、教授身上介於關心與權威間矛盾的父輩形象、隱藏在華

鐸畫面表層之下的真相，還有與文森之間手語和眼神的交流，愛情、謎底、親情，許多意象的紛雜，許多感覺的交疊，混融在一種不易析理的感覺裏。

露西在現實當中拙稚而衝動。平凡的容貌，蓬鬆的短髮，總是一襲寬大風衣裹著長褲的單薄身軀，削瘦而布滿皺紋的雙手，攢蹙的眉頭，時常緊閉的薄唇，面對友人善意關心時的衝動口氣！而動人的，也是她那一雙眼神率直，時常求助、時常憤怒、時常帶著好奇與懷疑，閃亮著勇氣的眼眸，已聚焦在片頭她專注觀看華鐸畫作的眼神特寫中——導演喜歡〈走出寂靜〉（*Beyond silence*, 1996）裏曾獲德國影展傑出女演員獎的希薇泰絲特（Sylvie Testud），她的相貌平凡與雙眼中孩子般的閃光。

露西平時在影印店打工，衣著平實，往來於教室，住家與工作地點之間，來去匆匆，總是一件大風衣一身長褲，厚底便鞋，蓬鬆的金髮，不事修飾的外表，這個在藝術史研究上被教授批評感情用事的女孩，似乎不把愛情放在心上，她嚮往愛情嗎？她在前往教室做簡報的途中，在車上補妝的露西，抬頭瞥見車廂角落的情侶，沒有太複雜的眼神，但總是瞥見了。

有一幕，露西越過蒙莫宏西（Montmorency）公園的整片草原，尋找歐本諾的墓碑。在揭開華鐸與歐本諾同為一人的這個關鍵段落，大太陽下露西穿著寬鬆的長褲與風衣的背影，總結了他在本片中長相平凡欠缺女人味的形象，直到她探聽出化名歐本諾的一件華鐸畫作在根特（Kunt）拍賣的訊息，在前往布魯塞爾火車上，導演才讓露西穿上裙裝，依據劇情做了外型的改變。

可是觀眾還必須等到最後一幕才會看見，露西煥發出清麗的女性魅力，在片尾中一閃而過，久久之後才讓觀眾回想起，她的生活原是如何

地被一個糾纏她的意念驅策著，去追尋、探索、碰撞，以致於讓這個可以透視畫室丑角的眼神，並且從驢子的眼睛中看出畫家孤獨感的聰慧女子，竟然很少從鏡子中凝視自己。也許，往比利時的火車上前往拍賣會之前的對鏡梳妝，還帶著髮夾的學生般稚氣，那麼，到劇場找母親時，在梳妝台前調弄腮紅刷的新奇舉動更顯得出他執拗個性中的孩子氣了。

也許，就是這一份執拗與孩子氣，容易讓人忽視了她的強烈直覺，卻也讓文森能夠不經由語言就能看見這一面，就如同在人聲吵雜的咖啡廳內，行人匆忙的城市中，聽見潛伏在地底翻湧著波浪的河流。

地底的河流，畫面表層之下，都潛伏著真相。這些透過直覺才能相信的真相，或雙眼只能看得見的表層事物，在片尾處以紅外線掃描的圖層交替顯現。潛在的意識，或是埋藏的情結，曾經纏著露西的內心，驅策著她的雙眼，去看見事物表層下的真相。然而，揭開表層之後，卻並不是真相，卻是一種連她本人都莫名所以的被覆蓋的情結。這份情結隨著著華鐸的謎底揭曉而暫時暈淡，卻在她回頭尋找文森卻永遠失去他時，將再度蒙上一股失去所愛的無力感，陷入輪迴。

杜薩教授痛失所愛的悔恨、華鐸由愛生怨的結局所留下塗銷戀人肖像的秘密、父親與母親的心靈距離、文森的消逝，一切難以擺脫的體驗，都在露西的生命中交疊了。也許所有失去所愛的情感，對局外人永遠都是無法言說的謎。

片尾，露西在空屋內，視線隨著鏡頭巡視空盪的牆上，移向窗外照上臉龐的的陽光；而後，轉身，靜靜的離開，一個著裙裝纖細的女人背影，留下空盪的室內，洞開的窗戶，晴朗的白日。



看完這部令人心思飄浮在懸疑空氣中的片子，才從低沉的氣壓中鬆口氣，卻又無法忘掉片尾中，地底河流起伏波動的意象，交疊在華鐸畫作的掃描，一張又一張，切換在黑白與彩色之間……。回想率真的露西經歷情感的起伏與生活明滅的色調，宛若掃描的畫面下露出夏洛特恬美稚氣的面孔。

這份恬美，也曾透過導演鏡頭的凝視，在清洗畫作的修復實驗室中，映在紅色沙發裡露西沉睡的側影上，此時，銀幕切換著腦中掃描過的圖像，宛如她帶著畫作從比利時回巴黎的火車上夢中掃描圖像的潛意識翻動，而紅色沙發裡的露西依舊沉睡，令人憐愛；在清洗畫作，一層一層揭開華鐸之謎，浮現畫家覆蓋的戀人容貌之前，鏡頭三度以不變的角度，靜靜的凝視著，紅色沙發上沉睡的露西寧靜如油畫般細緻的稚氣面龐。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劇照由海鵬電影公司提供）

莫斯科大學隨筆

魏百谷

顧名思義，國立莫斯科大學屬於公立高等教育機構。俄羅斯在經濟體制改革，亦即從蘇聯時期的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背景之下，於1992年頒佈「教育法」，賦予私人辦學的法源，自此，私立的高等教育機構應運而生，根據俄國的教育統計資料，2004年俄羅斯高等院校的學校數，共計1,071所，其中，公立院校為662所，而私立院校的數量，則是409間學校。此外，大學生所占的比例，依2000年的數據顯示，每萬人中有327名大學生，相較於1995年的189人，大學生人數增長73%。

莫斯科大學為俄羅斯歷史悠久的大學，係於1755年1月25日，依俄沙皇伊莉莎白（彼得大帝之女）的詔諭設立，並於同年4月26日開始授課。莫大於1940年，將校名冠上羅曼諾索夫，旨為紀念提議創校的奠基者，即俄國科學院首位院士羅曼諾索夫（M. Lomonosov）。莫斯科大學的創校特色為重視哲學教育和強調以俄語授課。創校之初，莫大僅設立哲學、法律與醫學三系，當時的入學生皆得先就讀於哲學系，以奠定基本的人文學養。此外，莫大與同時期的西歐大學，最大的不同處，在於自始即以俄語授課，而非拉丁文。

莫大校園座落莫斯科多處，佔地約205公頃，其中，最為古色古香的校舍，就位於紅場克里姆林宮附近的莫哈瓦雅（Mokhovaya）街上的舊校區。至於主校區則位於莫斯科西南的麻雀山，可俯瞰莫斯科全景，校園十分優美，最為顯著的指



標，是高達240公尺的主樓，為史達林下令興建的歌德式高樓。莫斯科大學現有39學院、15個科學研究中心、科學園區、植物園以及一間藏書超過九百萬冊的主圖書館。同時還擁有地球科學博物館、動物學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和校史博物館等四座博物館。另外，在學生方面，現有四萬餘名大學生、七千多名研究生以及從事專業進修的五千名專家，而每年註冊的外籍生則約二千名。關於師資方面，陣容相當堅強，教師人數約有四千多位，包括約一千名正教授和二千名副教授，其中，擁有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或通訊院士頭銜的師資約三百位；尚有五千名的研究人員，以及一萬五千名的職員。

莫大科系的修業期限，不盡相同。有些科系採取大學部四年制，期滿授與學士學位，例如經濟學院。另有科系是採五年制，期滿頒授專家學位，譬如國際政治學院。而大學部的學生，除

修課外，均須通過國家考試，並在指導教授協助下，完成學位論文，通過論文口試。

一般而言，大學生於取得學士學位後，可接續攻讀碩士課程，兩年課程修畢，且論文口試通過後，頒授碩士學位。在取得碩士或專家學位後，可申請就讀「初級博士」課程，修業年限至少三年，博士班研究生跟隨指導教授研習，修業期間需通過三門科目考試，即哲學、外語（外籍生則是俄文）、專業學門。學位論文答辯通過後，授與「初級博士」學位（Candidate of Sciences，或譯副博士、准博士）。俄羅斯認定「初級博士」學位，相當於西方的博士學位，因此，畢業時所頒發之學位證書的英文版本，即以Ph.D.稱之。而依據我國教育部學審會的決議，亦採認該「初級博士」學位，等同我國的博士學位。具有「初級博士」學位者，在從事相關學術工作一段時間，且在研究工作上，具有傑出成就之後，可獲准繼續攻讀全博士學位。通過全博士之論文答辯，則頒與「全博士」學位（Doctor of Sciences，或譯正博士）。一般認為俄國具有「全博士」學位者，其研究成果相當於歐美國家的正教授等級。一般而言，在俄國的高等教育機構擔任教職，「全博士」學位是晉身正教授的必要條件，然而，囿於正教授的職缺有限，即使取得「全博士」學位，亦未必能「修成正果」，取得正教授之頭銜。

俄羅斯於2003年9月正式成為「波隆那歷程」（Bologna Process）的執行國家。而此「波隆那歷程」是為了落實「波隆那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該宣言於1999年6月19日，由當時歐洲29國教育部長共同簽署。根據該宣言，期望於2010年，建構一個整合的「歐洲高等教育區」。因此，為配合該進程，俄國須檢視其高等教育，並進行必要的調整，甚或是改革。舉例而言，為消除跨

國間各層級學位銜接入學的障礙，並落實「波隆那歷程」，俄羅斯的部分高等院校，已設立三層級的學位體系，分別為學士（Bachelor）、碩士（Master）以及博士（Ph.D.）學位。除此之外，成績評鑑的等第，在俄國採四級制，成績評分由五分至二分，五分為優異，倘若該科成績兩分，則視為不及格。然而，歐洲一般是由A至F，分成六等級，A代表成績優異，F則表示不及格。換言之，俄羅斯若要落實波隆那宣言，評鑑等級亦須調整，進而達成與歐洲相容的評鑑標準。

莫大現任校長是沙多夫尼奇（V. Sadovnichy）院士，他同時擔任俄羅斯科學院副院長一職。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莫大歷史上，首位經由莫大學術委員會，以民主選舉的方式，於1992年3月23日選出的校長，隨後於1996年，獲選連任，目前是第四任的任期。沙多夫尼奇校長任內，竭力為莫大爭取較多的自主空間，以期學術能不受政治與行政官僚體系的干擾。因此，莫斯科大学是當今俄羅斯唯一擁有自治地位的大學。

莫斯科大学向來即為俄羅斯著名的最高學府，許多俄國作家、科學家以及政界要人，皆畢業於此，例如，揭開蘇聯改革開放之幕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M. Gorbachev），就是莫大法律的畢業生。截至目前為止，俄國共有18位的諾貝爾獎得主，其中，莫大校友或教授即佔了11位。再者，莫大對於俄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亦發揮不可磨滅的影響力。在沙皇時代，莫大是學生民主運動的重鎮。「哲學書簡」的作者，著名哲學家恰達耶夫（P. Chaadaev），引發俄國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的思想爭論。另一傑出校友，思想家赫爾岑（A. Herzen），其反對封建專政和農奴制的思想，開拓了俄國自由主義的思潮。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法又一次美麗的相遇

台北市立永春高中與法國史特拉斯堡龐陀尼爾國際中學交流點滴
周瑩琪



台北市立永春高中
Lycée Yongchun



法國史特拉斯堡龐陀尼爾國際中學
Lycée International des Pontonniers de Strasbourg

在歷任校長的努力下（吳武雄、朱燦煌校長），台北市立永春高中於西元2000年9月將法語列為高一必修。每年全一年級的學生大約600位都必須修習法語，這在台灣的第二外語教學上是一大創舉。更創造了台灣史上第一個公立高中的法文老師專任職缺。2008年6月永春高中深耕的法語園地終於開花結果。我們成為台北市第一所與法國締結姊妹校的中學，同時簽訂交流協議由現任楊如晶校長及當時的梅爾校長（現任史堡孔子學院創辦人）共同簽訂，每年各校派25位同學互訪兩星期，並加強雙邊交流及合作。簽約時，法

國在台協會法語專員高傑力先生（Thierry Coste）亦到場支持，並固定每年派一位臺灣中文助教協助龐陀尼爾國際中學的中文課程！且從2008年九月開始，法國史特拉斯堡龐陀尼爾國際中學的法文老師Didier Hontabot（翁地傑）慷慨地惠予我們這25位交換生，每星期一次的法語視訊課程，針對交換學生赴法的語言需求，進行加強課程！雙方學校也每兩個月進行視訊會議，多了一個溝通的平台，也讓交流更為順利！值此期間，為了便利學生之間的交流及課程的分享，永春高中及史特拉斯堡龐校各自建立了網站（永春高中<http://>



圖上：翁地傑老師法文視訊課程

圖下：視訊會議：楊智清，葛蘭校長，馬禾副校長

learn.ycsh.tp.edu.tw/class_blog/blog/55及法國史特拉斯堡龐陀尼爾國際中學(<http://strasbourgtaipei.blogspot.com/>)，紀錄了兩校交流的點滴。

2009年1月18日，經過了四個月的密集聯繫及史堡現任葛蘭校長（Martine Quelen）及馬禾副校長（Mahr）的大力支持，雙方甚至安排父母及同學透過視訊見面。永春25位同學加兩位帶隊老師，終於出發前往史堡進行兩個星期的交換，由於正值中國春節，我校準備了許多過年的應景用品（花生、瓜子、糖果等）幫忙佈置龐陀尼爾中學，並設計剪窗花、寫春聯、及摺狀元帽等活動，來拉近彼此的距離。讓未能來台灣交流的法國學生也能先感受台灣的人情味。龐校的中文老師楊智清（Liz Gesse）是此計畫的大功臣，除了課程行程的安排充實有趣之外，更積極聯絡當地最大報紙DNA讓我們台法的交流佔上半個版面！（http://learn.ycsh.tp.edu.tw/class_blog/gallery/55/DNA_Nouvel_an_chinois.pdf）

史特拉斯堡的市政府接待也讓我們學生大開眼界，特別安排的歐洲議會及歐洲會議行程，更

讓有志從事口譯及翻譯的同學得到莫大的鼓舞！龐校的師生及家長的熱情招待也讓同學銘感於心。火車站的送別，車窗內外的淚眼婆娑，讓雙方的思念如鐵軌般無盡延伸……

除了史特拉斯堡的風光難忘，這二十五位學生還有機會到花都巴黎接受台北駐巴黎代表處呂慶龍大使的親切接見！更感激文化組李蜀鄭組長的積極規劃，讓我們的學生在整個交流的過程中一路順遂平安的回到台北。

為了讓友校學生感受台灣的生命力，巴黎代表處更於三月底移師龐陀尼爾中學，讓呂大使的幽默風趣及台灣人「愛拼才會贏」的精神，深深烙印在龐校全部師生中！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清晨六點，中正機場已是沸沸揚揚。永春二十五位學生及家人都引領期盼法國師生的到來！星期一全校的升旗典禮上，楊校長及教務陳倉翊主任及負責的謝汝鳳組長六點不到即在學校佈置會場。近兩千人的熱烈歡迎，及家長會的餐飲贊助，讓法國師生都大開眼界。下午的台北市府接待，連吳清山教育局長都親自用法語致詞，讓同學印象深刻。法國在台協會周子牧組長（Antony Chaumuzeau）及高傑力先生也設宴熱情接待自己的同胞。法國師生同時也參觀台灣最有名的101大樓、國父紀念館、故宮



家長視訊相見歡



博物院、龍山寺、等甚至遠征彰化秀傳醫院的微創中心(因為史特拉斯堡的醫學中心與其合作)及鹿港。當然也要介紹師大的國語文中心及師大法語中心給法國的同學認識。很榮幸承蒙周中天主任及賴守正主任接待，甚至同學都帶了伴手禮回家，心裡滿滿的是台灣人的熱情與真誠！

寄宿接待家庭是此行中最棒的經驗之一。不論是洗溫泉還是逛夜市，遊淡水還是六福村，台灣人的好在在讓法國師生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雖然國情有很大的不同，磨擦及適應在所難免，但是機場送行時那離情依依難忘的畫面，真讓人有相見恨晚的感動！我們必須在此萬分感謝四位帶隊老師的辛勞，謝謝揚智清老師協助計畫中文課程及規劃戶外活動，也謝謝翁地傑老師與我們分享法國教育理念及其個人魅力，讓我們至今師生仍受惠良多！這兩位老師在台期間戮力協助法生適應學校生活及接待家庭更讓我們銘感於心！而此25師生的到訪，更在我校師生的記憶裡留下十分愉快且不可抹滅的痕跡。

永春高中很榮幸可以與法國史特拉斯堡龐陀尼爾國際中學完成此次有意義的交流，我校投入龐大的人力、心力辦理此次國際交流活動，並非只有25位學伴與法生間之短暫交流而已，還包括五十個家庭的通力協助，及超過三千位台、法雙邊學生的參與與支持！此計劃十分感激楊如晶校長、教務陳倉翊主任、葛蘭校長、及馬禾副校長在幕後的大力支持，讓我們為這次美麗的相遇乾杯，也期待台灣有更多高中加入與法方交流的計劃！

更多交流照片請上網：http://app.ycsh.tp.edu.tw/gallery/main.php?g2_itemId=15362

圖上：周瑩琪老師摺狀元帽
圖中一：王相儀老師慶中國年
圖中二：書法練習
圖下：歐洲議會參觀

(本文作者為永春高中法語教師)